

通玄真經續義

經名：通玄真經續義。元人杜道堅撰，約出於至大三年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《二十二子》影印光緒三年重刻明武英殿聚珍版本（簡稱眾珍本）。

目 錄

文子

序

卷一

道原篇

卷二

精誠篇

卷三

九守篇

卷四

符言篇

卷五

道德篇

卷六

上德篇

卷七

微明篇

卷八

自然篇

卷九

下德篇

卷十

上仁篇

卷十一

上義篇

卷十二

上禮篇

通玄真經續義釋音

文 子

文子，姓辛，名鈺，一名計然，葵丘濮上人也。師事老子。楚平王問曰

：聞子得道於老聃，可得聞乎？對曰：道德匡邪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。醇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故積德成王，積怒成亡。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殃。王曰：敬聞命矣。後‘南游吳越，范蠡師之。越欲伐吳，蠡諫曰：臣聞之師曰：兵，凶器。戰，逆德。爭者，事之末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試身於所未，不可。勾踐不聽。敗於夫椒。後位以上大夫，弗就。隱吳興餘英禺山。相傳以為登雲而升。按《寰宇記》《吳興志》俱載：餘英東南三十里，有計籌山，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，籌度地形。因名焉。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，乃故隱處也。其紫雲關昇元觀，即古常清觀，宋乾道間改賜今額。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。著《文子》十二篇，唐封通玄真人，書為《通玄真經》。

通玄真經續義序

《文子》者，《道德經》之傳也。老子本《易》而著書，文子法老而立言。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。欲為君者，必羲軒之君；為民者，皆大庭、葛天之民。其垂意於世亦深矣。後人莫究，或相詆訾。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蹟，合儒老之說，每以著書立言為心。其行于世者，有《道德原旨》若干卷。初居吳興計籌山，授奇訪古，得文子故居之地，創白石通玄觀，復得《文子全書》。遂為析篇章，分句讀，續義附說，使學者目擊道存。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，天道自北而南，聖朝肇基，朔方元運。一轉六合合為家，洪荒之世復見。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，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。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，誠可尚也，吾教有人，喜而序其端云，至大三年六月旦日，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。

古之士用人家國，必有世外隱者為之師，磨礪淬厲，受其書，盡其道，然後功成而名立。越有上將軍范蠡，其師為計然。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，懷至寶而不耀，嘗究觀天道、人事、彊弱、興廢、自然之理，著書十有二篇，蠡用之平吳而霸越，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，三積三散，保其令名。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，觀蠡屢對勾踐之言，皆其師之言也。其書與諸子為道家。柳子厚芟除冗駁，掇取精微，自為一書，頗發其意，惜不傳。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，踞高峰之峻峙，俯具區之渺瀰。既為之築室肖象，復取《文子》作續義，融會貫通，削嶮就夷，發舒皇帝、王伯之蘊，與所著《玄經原旨》並行於代。先生有道者，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，深得柱下宗旨。立言立事，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，固已勒堅石而鍍華梓矣。抑太史公之論陶朱，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，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，復言之不厭。先生於此，事異而同其功，名高而不享其富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，豈在文字章句之末？去之千載，真有若合符契者焉。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，登門問道不少，乃未能盡用其說，如古人之謀國，豈信道之未篤歟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，肉食其忘之歟

？不然，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，何所為而然也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，受于篇端，以俟至大。庚戌仲夏，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黃石翁序。

古之君天下者，太上無為，其次有為。是故皇以道化，帝以德教，王以功勸，伯以力率。四者之治，若四時焉。天道流行，固非人力之能強，然則時有可行，道無終否。冬變而春存乎歲，伯變而皇存乎君。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。文子，晉之公孫，姓辛氏，名鈺，字計然，文子其號。家睢之葵丘，屬宋地，一稱宋鈺。師老子學，早聞大道。著書十有二篇，曰《文子》歸本老子之言，歷陳天人之道，時變之宜，萃萬古於一編，誠經世之樞要也。楚平王聘而問道，范蠡從而師之，勾踐位以大夫。佐越平吳，功成不有，退隱封禺之地，登雲仙去。吳興計籌之腸，乃其故處。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，往文子之書上進，遂封通玄真人，號其書為《通玄真經》。僕生江左，身老吳邦，訪文子之遺綜，建白石通玄觀，因獲《文子》故編，暇日分章續義，參贊玄風，若夫化教勸率、道德功力之辯，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。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《文子》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，尊師也。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，故不敢自有其名。書十有二篇，凡一百八十八章。道堅不揆淺陋，隨義析之，增八十一章，章別其旨，題曰《續義》，以便觀覽云。

道原篇

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惟象無形，窈窈冥冥，寂寥澹泊，不聞其聲，吾強為之名，字之曰道。夫道者，高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苞裹天地，稟受無形，源流涑涑，沖而不盈，濁以靜之徐清，施之無窮，無所朝夕，表之不盈一握，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舍陰吐陽，而章三光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鱗以之游，鳳以之翔，星曆以之行。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

道原於天，萬物斯長。道且強名，何名非強？是故生天地，育萬物，變化有無，不測其妙者，道也；安天下，撫兆民，進退存亡，不失其正者，聖人也。惟知道，則亡可存，卑可尊，退可先矣。

古者三皇得道之統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，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物終始，風興雲蒸，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。已雕已琢，還復於樸。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，無為言之而通乎道#1德，恬愉無矜而得乎和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。和陰陽，節四時，調五行，潤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，鳥卵不敗，獸胎不殯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

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蜺不見，盜賊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

上古之君，法天道為治本，與造化以同游。故道純德全，民康物阜，靡不各遂生成之性。道不悖，則物無傷焉。

大#2常之道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。萬物恃之而生，莫之知德；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。收藏畜積而不加富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。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，恍兮忽兮用不詘兮，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，遂兮通兮不虛動兮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。

能生生而不自生，能化化而不自化，夫是之謂大常之道。聖人則之，君天下而子庶民。化行道合，盛德之世也。

老子曰：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擔然無慮，以天為蓋，以地為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御。行乎無路，游乎無怠，出乎無門。以天為蓋，則#3無所不覆也；以地為車，則無所不載也；四時為馬，則無所不使也；陰陽為御，則無所不備。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，聰明不損，而照見天下者，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。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；萬物之變不可究#4也，秉其要而歸之。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，厲其精神，偃其知見，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，無治而無不治也，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，無治者不易自然也，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。

道在吾身，與天為一。夫國之有臣佐，猶天之有歲時也。大丈夫出佐明君，為民司命，察天時，明物理，循自然之道，行無為之化，則吾之身修，而政無不治矣。

老子曰：執道以御民者，事來而循之，物動而因之，萬物之化，無不應也，百事#5之變，無不耦也。故道者，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此五者，道之形象也。虛無者道之舍也，平易者道之素也，清靜者道之鑒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，反者道之常也，柔者道之剛也，弱者道之強也，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。

大道無形，太平無象，而曰虛無。平易清靜，柔弱純粹，素樸為道。形象者，其形豈其形，其象豈其象哉？惟不以形象執而造虛玄之用者，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。

虛者中無載也，平者心無慮#6也，嗜欲不載虛之至也，無所好憎平之至也，一而不變靜之至也，不與物雜粹之至也，不憂不樂德之至也。

太極中虛，神明與俱，人能心虛而道自居。一有所載，則嗜欲窒；好憎生，神將去矣。神去道喪，形有不亡者乎？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，一而不變，心虛氣平，憂樂何有哉？

夫至人之治也，棄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乎公，約其所

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，損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即察，寡其所求即得。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廢，中能得之，則外能牧之。中之得也，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強，耳目聰明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。

文滅質，博溺心，外重則內輕，是以大丈夫處其實，不居其華。至人之治無他，恭默無為而已。返身而求道，豈遠乎哉？

老子曰：聖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，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。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幾於道矣。故曰：致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聖人無名，未忘其功；神人無功，未忘乎己。至人無己，非無吾身也，大己而小天下也。唯有所待而後行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。

夫道者陶冶萬類#7，終始無形，寂然不動，大通混冥，深宏廣大不可為外，析豪剖芒不可為內，無環堵之宇，而生有無之總名也。真人體之以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不與物雜，至得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。

道無形，故能陶冶萬物；道無名，故能總括諸有。真人體道，虛心靜神，則天地之道得矣。

真人者，大己而小天下，貴治身而賤治人，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亂情，隱其名姓，有道則隱，無道則見，為無為，事無事，知不知也。懷大#8道，包天心，噓吸陰陽，吐故納新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與剛柔卷舒，與陰陽俛仰，與天同心，與道同#9體。無所樂，無所苦，無所喜，無所怒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；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。故真人用心復性，依神相扶，而得終始，是以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。

外曲者，人之道也；內直者，天之道也。內直外曲，天人相應，未有不濟者矣。是以真人隱其姓名，有道則隱，不奪人之功也；無道則見，將救時之弊也。惟能與天同心，與道同體，故能復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矣。

孔子問道，

老子曰：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攝汝知，正汝度，神將來舍；德將為汝容，道將為汝居；瞳兮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；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實知而不以曲，故自持恢恢，無心可謀，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

道有體用，聖無二心。玄聖素王，體用二而道則一也。孔子天縱之聖，豈不知道？而乃問於老子，必有得於言外之意者。故有猶龍之欺。

老子曰：夫事生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書者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藏書者也。多言#10數窮，不如守中，絕學無憂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

倍。

書載言，言載道。貴書所以貴道也。是故知時者，事生而變，應變而動；知書者，言出於智，智者不知。惟不泥於書而滯於事，絕其學，棄其智，始可與言應變之權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；物至而應，智之動也。智與物接，而好憎生焉，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，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。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，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，故通於道者，反於清靜，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。以恬養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無門。循天者與道游也，隨人者與俗交也，故聖人不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為而成，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，天下歸之，姦邪畏之，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

天性本靜，物欲滑之。靜者動，則天性鑿矣。惟聖人外與物化，心與天游，物我玄同，何爭之有？

老子曰：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國則亂，以治身則穢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其性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靜。原人之性無衰穢，久湛於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其若性。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聖人能遺物反己。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其於樂不忻忻，其於憂不惋惋。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，故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，稱聖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，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，故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心靜則明，水靜則清，理也。學術不正，習與性成，則靜者動，明者昏矣。遇賢師而聞善言，心有所悟，則可復其性。初之天合於大道，以之修身則身修，以之治國則國治。是以聖人之道，上無為民自化，上無事民自富，上好靜民自正，上無欲民自樸。

清靜者德之至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。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祖也，三者行則淪於無形，無形者一之謂也。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。布德不溉，用之不勤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。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，無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，故有生於無，實生於虛。音之數不過五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；味之數不過五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；色之數不過五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。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。故一之理施於四海，一之嘏察於天地，其全也敦兮其若樸，其散也渾兮其若濁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，澹然若大海，汜兮若浮雲，若無而有，若亡而存。

道無形而生有形，始乎無始，終乎無終。一元之炁，肇於太易。太易其萬物之祖乎？一生二而陰陽分，五炁布而萬化興。聖人之心合於太易，清靜虛無，德被四海，萬物歸焉而不為主，道大無形，與天為一。若夫耳之於聲，目之於色，口之於味，則是與人同者也。聖人何容心哉？

老子曰：萬物之總，皆闔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故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曲因其常。夫喜怒者道之衰也，憂悲者德之失也，好憎者心之過也，嗜欲者生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薄氣發暗，驚怖為狂，憂悲焦心，疾乃成積，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於神明。神明者得之內也，得其內者五藏寧，思慮平，耳目聰明，筋骨勁直。疏達而不悖，堅強而不匱，無所太過，無所不逮。

包眾妙，總萬物者，其道乎？神而明之，感而通之，顯幽闡微，無乎不在。是故物得之而昌，民得之而康，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而御四方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水之道也，廣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長極無窮，遠淪無涯，息耗減益，過於不訾。上天為雨露，下地為潤澤，萬物不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，大包羣生而無私好，澤及蛟螭而不求報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，行不可得而窮極，微不可得而把握，繫之不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灼之不熏，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，利貫金石強淪天下，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，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，是謂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淖約潤滑也。故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

天一生水，善利萬物，功至博也。天不得水不運，地不得水不載，物不得水不生，民不得水不活。雨露四時，潤澤羣品；淖約流行，處下不爭，禹德似之，故能順水之性，而地平天成。

夫無形者物之太祖，無音者類之太宗。真人者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為人，執玄德於心，而化馳如神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。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，其惟心行也。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，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，故能窮，無窮，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知。

道無定形，隨物賦形，變化見矣。德無常師，主善為師，體用得矣。故真人者，蘊乎道德，通於神明。物有所生，獨知其根。事有所出，獨守其門。無窮無極，而與造化者為人。

老子曰：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。志弱者柔毳安靜，藏於不敢，行於不能，澹然無為，動不失時，故貴必以賤為本，高必以下為基，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剛，力無不勝，敵無不陵，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之。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，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，觀其所積，以

知存亡。強勝不若於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。故兵強即滅，木強即折，革強即裂，齒堅於舌而先斃，故柔弱者生之幹也，堅強者死之徒也，

物備於我，道存乎心。知我之天，知人之天，而物之天者，得矣。水至柔也，載舟則剛，民至弱也，戴主則強。善用道者，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強。

先唱者窮之路，後動者達之原。夫執道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，何則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，時之變則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大過，後之則不及，日回月周，時不與人游。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，故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守清道，拘雌節，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安徐以定，功大靡堅，莫能與之爭也。

事至而應，道貴得中。過與不及，皆能害事。惟先後不失其時，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。是以聖人出處以時，先後有度，夫我不失於制人，則人亦不能制我也。

老子曰：機械之心藏于中，即純白之不粹。神德不全於身者，不知何遠之能懷。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飢虎可尾也，而況於人乎。體道者佚而不窮，任數者勞而無功。夫法刻刑誅者，非帝王之業也；箠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御也。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，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誅非所為也，所守也。故能因即大，作即細，能守即固，為即敗。

執機械，逐飢虎，幾不免虎口之患。惟我無機心，虎亦無傷焉。是故體道者佚，任數者勞。天下之理有不難見，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夫法無刑誅之刻，則易於治；御無箠策之繁，則能致遠。是以先王之法，因而不作，禁非止惡，守而不為，故可以成久大之業也。

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心而不明，以智慮而為理者，苦心而無功。任一人之材，難以致治，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。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自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。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采色，禮亶不足以防愛，誠心可以懷遠。故兵莫憚於志而鏖鎬為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而枹鼓為細。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，中寇藏於山，小寇藏於民間。故曰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，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

視聽勞則心不明，智慮重則事不理。任一人之材而求為治也，難矣。志誠心可以懷遠，眾力可以成功，即六合不足，均也。夫病乎身者，陰陽冠之；賊乎國者，奸宄冠之。不以智為治，乃為國之福。

夫#11無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；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形者遂事也，無形者作始也，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樸也。有形則有

聲，無形則無聲，有形產於無形，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。廣厚有名，有名者貴全也；儉薄無名，無名者賤輕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者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卑辱也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德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隱約也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任下也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名。有名產於無名，無名者有名之母也。夫道，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。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，以成其德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，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。

天下之物，無生有，有生無，故無形為有形之始。道無名，物有名，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。知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，則名不必高，貨不必厚。是以聖人執道以成其德，功成身退，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

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：聖人自謂孤寡，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。古者民童蒙，不知西東，貌不離情，言不出行，行出無容，言而不文。其衣致煖而無采，其兵鈍而無刃，行蹢蹢，視暝暝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不布施，不求德，高下不相傾，長短不相形。風齊於俗可隨也，事周於能易為也。矜偽以惑世，軻行以迷眾，聖人不以為民俗。

古者，民童蒙不知西東，言無文，衣無綵，耕食鑿飲，不施不求，各足於己。是故王公大人自稱孤寡，而有道者不以名殺身，不以政事殺民，不以貨財殺子孫，不以學術殺天下。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心。孰肯以矜偽惑世，軻行迷眾者哉？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竟

- #1 道：聚珍本作『德』。
- #2 大：聚珍本作『天』。
- #3 則：原作『即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4 究：聚珍本作『救』。
- #5 事：原作『年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6 慮：聚珍本作『累』。
- #7 類：聚珍本作『物』。
- #8 大：聚珍本作『天』。
- #9 同：原作『為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10 言：原作『聞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11 夫：原作『天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精誠篇

老子曰：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陰陽和，非有為焉。正其道而物自然，陰陽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，雨露時降，非養草木也，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萬物生矣。夫道者藏精於內，棲神於心，靜漠恬澹，悅穆胸中，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。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，無隱士，無逸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，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旨，絕國殊俗，莫不重譯而至，非家至而人見之也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故賞善罰#1暴者，致#2令也，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誠也。令雖明不能獨行，必待精誠。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，精誠弗至也。

古之聖人官天地，府萬物，藏精存誠，無形無聲，正其道，而任物之自然。當是時也，朝無倖臣，野無遺逸，國無游民，干戈不起，勞役不興，四民樂業，故不待家至人曉，而坐致隆平。

老子曰：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張四時，調陰陽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，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萬物亡。此謂神明。是故聖人象之，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以而福起；其除禍也，不見其所由而禍除。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。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。寂然無聲，一言而大動天下，是以天#3心動化者也。故精誠內形氣，動於天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鳳凰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涌；

日月星辰，天之神。水火土石，地之神。雨、風、露、雷、暑、寒、晝、夜，皆神也。人性最靈，是又神於物者矣。天之生物，不見所養，日見其長。聖人養民，除害興利亦如之。皆由精誠內著，氣感於天，陰陽順之，神明祐之，而嘉祥至矣。

逆天暴物，即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乘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天之與人有以相通。故國之殂亡也，天文變，世俗亂，虹蜺見，萬物有以相連，精氣有以相薄。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為也，不可強力致也。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。懷天心，抱地氣，執冲含和，不下堂而行四海，變易習俗，民化遷善，若出諸己，能以神化者也。

天人一氣，隱顯相通。和氣致祥，沴氣致殃，未有不由人主者也。故夫逆天暴物，悖道敗德，皇天震怒，禍亦隨之。有如成王悔過，偃禾返風；宋君一言，火星退舍，是皆精誠格天，轉禍為祥之徵。

老子曰：夫人道者，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遭急迫難，精通乎天。若乃未始出其宗者，何為而不成，死生同域，不可脅凌。又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而已，未嘗死者也。精誠形乎內，而外諭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也。

人之生也，受命於天者同。故性無不善，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精通于天

，何為不成？至若返造化，含至和，而未嘗死者，夫是之謂真人。

聖人在上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，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。君臣乖心，倍譎見乎天，神氣相應徵矣，此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。夫召遠者，使無為焉，親近者，言無事焉，唯夜行者能有之，故却走馬以糞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，是謂坐馳陸沉。天道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是故以智為治者，難以持國，唯同乎大和，而持自然應者，為能有之。

聖人懷道澤及民，祥可見也。君臣乖心見乎天，殃可見也。遠者無為，近者無事，神氣應徵，有不待召而至矣。無私就，無私去，有餘不足，同乎大和。不言之教，自然而已。

老子曰：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，遠之即近，近之即疏，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。是故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萬物不傷，其得之也乃失之也，其失之也乃得之也。故通於大和者，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。

道尊德貴，異名同出，存乎吾心，不從外得。生之畜之，不無不有。聖人之心，有如明鏡，物來則應，物去則靜。含乎精誠，純乎道德，不為何敗？不執何失？若未始出其宗，則鬼神不能識。

老子曰：昔黃帝之治天下，調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，節四時之度，正律曆之數，別男女，明上下，使強不掩弱，眾不暴寡，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熟而不凶，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讓畔，道不拾遺，市不預賈，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豐，鳳凰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。

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。異時退捐天下，趨空同，禮下風，見廣成子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。廣成子曰：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。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。形將自正，必靜必清。無勞汝形，無搖汝精，乃可以長生。

慮犧氏之王天下也，枕石寢繩，殺秋約冬，負方洲，抱圓天，陰陽所擁。沉滯不通者，竅理之逆氣戾物、傷民厚積者絕止之。其民童蒙，不知西東，視暝暝，行蹢蹢，侗然自得，莫知其所由浮游，汎然不知所本，自養不知所如往。當此之時，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功揆天地。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，然而不章其功，不揚其名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，何則？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。

六紀將終，二皇不作，而後太昊氏出。當此之時，大樸散而人事萌，天下始有為矣。觀象制器，結繩為網以伏犧牲。是謂伏犧，冶金為釜，庖生為熟

，一號庖犧。當是時也，禽獸蟲蛇，懷其爪牙，而不傷人焉。至若造書契，正人倫，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，尊曰太昊，不亦宜乎？

老子曰：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立，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。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，其所持者不明，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。積惠重貨，使民忻忻，人樂其生者，仁也。舉大功，顯令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立無後者，義也。閉九竅，藏志意，棄聰明，反無識，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際，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

道德之於五常，陰陽之於五行，一也。知日月代明，四時錯行，而後歲成，則知人之道。道德五常可相有，不可相無。然則老子曰：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。何哉？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。使真有絕棄之心，則《道》《德》二篇不言聖人，不言仁義矣。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

老子曰：神越者言華，德蕩者行偽，至精芒乎中，而言行觀乎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也。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，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。是故聖人內修道德，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支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，此聖人之游也。

道德五常之祖有祖，而無子孫，不可也。有子孫而不知有祖，可乎？五常，五神也。道德存乎中，則神不越乎外。一失所守，神越言華，德蕩行偽，鮮不喪於物役矣。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，游乎精神之和，祖者存，子孫其有不存乎？

老子曰：若夫聖人之游也，即動乎至虛，游心乎太無，馳於方外，行於無門，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，不拘於世，不繫於俗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不過，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不觀。夫人拘於世俗，必形繫而神泄，故不免於累。使我可拘係者，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。

身不繫於俗，則人不厭我。心不拘於世，則我無厭人。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。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，矯世俗者聖人不觀。志役於物，形繫而神泄，賢人有不免，況眾人乎？

老子曰：人主之思，神不見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，懷其仁誠之心，甘雨以時，五穀蕃植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月省時考，終歲獻貢。養民以公，威厲不誡，法省不煩，教化如神，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，天下一俗，莫懷姦心，此聖人之恩也。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分爭生事，力勞而無功，智詐萌生，盜賊滋彰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

車同軌，書同文，天下一俗。賞不僭，刑不濫，四海一心。能如是，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，而教化如神。上好取而無度，下貪功而不讓。智詐起而民力殘，上下相怨，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通矣。

夫水濁者魚噉，政苛者民亂，上多欲即下多詐，上煩擾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爭，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，懷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誠，天下從之，如響之應聲，影之象形，所修者本也。

天垂象，示吉凶，人皆見之。君布令，明賞罰，民皆信之。君其天矣乎？水濁魚噉，政苛民亂，理所必然。是故上多欲，則民興詐；上好靜，則民不爭。聖人抱道推誠，天下從之，可謂知本矣。

老子曰：精神越於外，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。形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。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，不窺於牖以知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，此言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。

天地交而萬物通，聖人作而萬物睹，自然孚感之道也。人心與天通者，蓋由賦形受命，元自天來。是故精誠發於內，則神氣動於天。人心虛明，天光發輝，如鏡鑒形，妍醜自見，心其可不慎乎？

老子曰：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萬物歸之而莫之所極，自然至精之感，弗召而來，不去而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。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命，其於治難矣。皋陶暗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何貴乎言者也。師曠瞽而為大宰，晉國無亂政，何貴乎見者也。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聖人所以為師也。

陽燧召火，非日不燄；方諸召水，非月不流。是故有其道，無其位，則事不立；有其位，無其道，則功不成。若唐虞之君臣道合，化成教行，百官正，萬民服，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。

民之化上，不從其言，從其所行。故人君好勇，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，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。人君好色，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，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。故聖人精誠別於內，好憎明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指。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，殺戮不足以禁姦，唯神化為貴，精至為神，精之所動，若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。故君子者，猶射者也，於此毫末，於彼尋丈矣。故理人者慎其所以感之。

表正景直，源清流長，本末相資之道也。知心為身本，則知君為民本，是故人君之好，不可不正。好勇則劫殺之亂生，好色則淫泆之難起，惟好德者精神別於內，好憎明於外。刑罰不用，而奸邪服，本根既固，國家自寧。

老子曰：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，誠心不抱也。故聽其音則知其風，觀其樂即知其俗，見其俗即知其化。夫抱真效誠者，感動天地，神踰方外，令行禁止，誠通其道而達其意，雖無一言，天下萬民，禽獸鬼神與之變化，故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為非，其下賞賢而罰暴。

石蘊玉而山輝，水含珠而淵媚，有諸內形諸外也。水石無言，人自信之。

國家懷其仁誠，推其信實，罰不以怨，賞不以私，有不待縣法設賞，而民將化之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伯夷何言哉？身化之也。言而不行，民弗從矣。

老子曰：大道無為，無為即無有，無有者不居也，不居者即處無形，無形者不動，不動者無言也，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，無聲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微妙，是謂至神，緜緜若存，是謂天地之根。道無形無聲，故聖人強為之形，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。大以小為本，多以少為始。天子以天地為品，以萬物為資，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，二德之美，與天地配，故不可不軌，大道以為天下母。

道、天、地、王，域中之四大。道無為故悠久，天無言故高明，地無聲故博厚。兼而有之，王也。王乃天之子，地之主，民之父母，惟其愛養萬物，不以為恩，故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，無得而逾焉。

老子曰：賑窮補急，則名生起利，除害即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德，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，無窮之智，寢說而不言，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皆其粗也。三皇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。末世之學也，不知道之所體一，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迹，跪坐而言之之，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。

含道抱德，推誠樂施，處上之道也。賑窮補急，起利除害，處中之道也。自得勝求，不取勝與，處下之道也。達其時宜，通其變故，不拘仕隱，異事同功，有不假竹帛金石，而可與古為徒。

老子曰：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，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情甚於呼。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，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也。聖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。動於上，不應於下者，情令殊也。三月嬰兒未知利害，而慈母愛之愈篤者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變，變乎小哉；不言之用者變，變乎大哉。信君子之言，忠君子之意，忠信形於內，感動應乎外，賢聖之化也。

《黃帝書》曰：天性人也，人心機也。君者天地之心乎？心乃神明之府，情動乎中，言發乎外。善則千里之外應之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。是以聖人在上，其化如神，不降席而匡天下。

老子曰：子之死父，臣之死君，非出死以求名也，恩心藏於中，而不違其難也。君子之慚怛，非正為也，自中出者也，亦察其所行。聖人不慙於景，君子慎其獨也，舍近期遠塞矣。故聖人在上，則民樂其治，在下則民慕其意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

士見危授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，忠孝使然也。若萇弘之死於君，申生之

死於父，恩心藏於中，而不違其難，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？聖人在上，民樂其治，二帝三王也。聖人在下，民慕其意，玄聖素王也。

老子曰：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，其出之誠也。倡而不和，意而不載，中必有不合者也。不下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諸己也，故說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，容貌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，感乎心發而成形，精之至者可以形接，不可以照期。

言出乎口，行發乎心，誠之動也。言出乎邇，行發乎遠，誠之應也。勇士一呼，其出之誠，三軍其有不避乎？若孫子之教戰，勇出於誠也。斬王愛姬，則是吳王言出不誠，禍及下也。有國家者，言行其可不誠乎？

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本，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如寡言。害眾者倕而使斷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

多言多事，聖人所戒。惟宗道本德，教行不言，故無敗也。事處無為，故無害也。末俗之流，技能雖多，為巧所役，希不傷手？夫大匠之事，不以智能，故無關榘而不可開，杜而後開者，肩鑄雖固，盜至則發。宗本何在哉？

老子曰：聖人之從事也，所由異路而同歸，存亡定傾若一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故秦楚燕魏之歌，異聲而皆樂，九夷八狄之哭，異聲而皆哀。夫歌者樂之徵，哭者哀之效也，愴於中發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澤之所及亦遠矣。

聖人非無欲，因其利而利之；聖人非無事，當其為而為之。異路同歸，存亡一致，損己利人，不忘天下。雖殊方異域，俗變風移，語音不同，性情則一。愴於中，發於外，樂則歌，哀則哭，隨感而發，皆吾民也，而可忘乎？若周公之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則是晝夜不忘者也，澤及遠矣。

老子曰：人無為而治，有為也，即傷無為而治者，為無為；為者不能無為也，不能無為者，不能有為也。人無言而神有言也，即傷無言而神者，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。

身有形，神無形。有則有言，無則無言。知有無之相生，則無不害有，有不害無。是以聖人無為而治者，身不傷神，神不傷身也。夫知不神，所以神。故兩不相傷矣。

文子曰：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。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於己，南見老子，受教一言，精神曉靈，屯閉條達辛苦#7，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。是以明照海內，名立後世，智絡天地，察分秋毫，稱譽華語，至今不休，此謂名可強立也。故田者不強，困倉不滿；官御#8不厲，誠心不精；將相不強，功烈不成；王侯懈怠，後世無名。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進退無難，無所不通。

困知強行，成功則一，若南榮趙斯亦學知利行者乎？越恥聖道而獨亡乎己，於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。異時南見老子，得聞衛生之經，明照海內，名立後世，則是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。聖人潛行，隨時舉事，因資立功，進退何難哉？

夫至人精誠內形，德流四方，見天下有利也，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，怵若有喪。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，終於不可及，處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盡之倉，載於不竭之府，出令如流水之源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開必得之門。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大人行可說之政，而人莫不順其命，命順則從小而致大，命逆則以善為害，以成為敗。

至人、聖人、大人宜有別矣。夫至人視民猶己，同乎利害，人樂亦樂，人憂亦憂，未有不王者也；聖人之法始不可見，終不可及，今出如流；大人行可說之政，順時而出命，順則人從，逆則民傷。

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內強而外明，內強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地無不覆載，日月不照明。大人以善示人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天下聽令如草從風。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；政失於夏，熒惑逆行；政失於秋，太白不當，出入無常；政失於冬，辰星不效其鄉；四時失政，鎮星搖蕩，日月見謫，五星悖亂彗星出。春政不失禾黍滋，夏政不失雨降時，秋政不失民殷昌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。

人稟天地之靈，心乃神明之府。大人者則又靈於人者也，一念之動，若善若惡，天鈴鑿之。是故政有得失，見於灾祥，隨事而應。罔有差忒。《書》曰：慢神虐民，皇天弗保。有官守者，不可慎歟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竟

#1 罰：原作『伐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2 致：聚珍本作『政』。

#3 天：聚珍本作『無』。

#4 太昊：原作『天皇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5 違：原作『遺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6 志：原作『忘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7 屯閉條達辛苦：聚珍本作『屯閔條達勤苦』。

#8 御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九守篇

老子曰：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，混而為一，寂然清澄，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，離而為四時，分而為陰陽，精氣為人，粗氣為蟲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於地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。故聖人法天順地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，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，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逆之者死，順之者生。故靜漠者神明之宅，虛無者道之所居。夫精神者所受於天地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。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一者形之始，九乃數之成。九，究也。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，道在我矣。一即心，心即天，天即人，人即物，物即道，道即我，我即始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老子曰：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血脉，三月而胚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，形骸已成，五藏乃分。肝主目，肺主鼻，脾主舌，腎主耳，膽主口。外為表，中為裏，頭圓法天，足方象地。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；天有風雨寒暑，人有取與喜怒。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脾為風，腎為雨，肝為雷，人與天地相類，而心為之主。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。日月失行，薄蝕無光，風雨非時，毀折生災。五星失行，州國受其殃。

物之所始，一之所起，變而化之，萬物生焉。父天母地，陰陽交感，胚胎孕育。雜糅之氣為物，純粹之氣為人，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。夫翕張與奪，天之道也。逆之則死，順之則生。

天地之道，至闕以大，尚猶節其章光，愛^{#1}其神明，人之耳目，何能久熏而不息，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。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。夫血氣者，人之華也，五藏者，人之精也，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欲寡，嗜欲寡，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，聽視聰達謂之明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，以聽無不聞，以視無不見，以為無不成，患禍無由入，邪氣不能襲。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。

天之生物，不動則植。動者橫行，植者直立。人兼動植之用，故靈於萬物。四支百體，精神血氣，可不自愛？胡可以多求？王公大人，受天下之寄，則又兼乎人，兼乎物，愛之畜之，不異其身，然後為盡道。

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，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藏動搖而不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。故聖人愛而不越，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，無所誘慕，意氣無失清靜，而少嗜欲，五藏便寧。精神內守形骸^{#2}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內，禍

福之間，可足見也。故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，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，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，五音入耳，使耳不聰，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，趨舍滑心，使行飛揚，故嗜欲使人氣淫，好憎使人精勞，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

河水雖廣，風日耗之。精神雖王，物欲滑之。未有不消滅者也。聖人玄達，無所誘慕，精神內固，形體外便，心室空虛，神明來舍。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前，靡不洞燭，心虛故也。養生之道無他，術如養馬焉，去其害馬者而已。

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即所以得長生。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為一，能知一，即無一之不知也，不能知一，即無一之能知也。吾處天下，亦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，何以相物。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。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也，弗敢極，即至樂極矣。

物有不待使而生，求而養，天也。必待使而生，求而養，則人矣。人或過，有使之求之之心，則偃苗助長。反致傷生失養之害，不能全其天年。聖人，天地相通，與物為一。不益生，不外死，賤而不憎，貴而不喜，因其資而寧之。弗敢極，則至樂極矣。

守虛一

老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夫哀樂者德之衰也，好憎者心之累也，喜怒者道之過也，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，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寶也。形勞而不休即蹙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，不敢越也。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。無所疏，無所親，抱德煬和，以順於天，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，死生無變於己，故曰至神。神則以求無不得也，以為無不成也。

聖人虛己以游世，順天而行，因時而作；不以利害動其心，不以死生變於己；以虛受實，抱德煬和；禍不為先，福不為始；事至而應，響答如神，應己則靜，是謂守虛。

守無二

老子曰：輕天下即神無累，細萬物則心不惑，齊生死則意不懼，同變化則名不眩。夫至人倚不撓之柱，行無關之途，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，無往而不遂，無之而不通，屈伸俛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，利害不足以患心。夫為義者，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，可正以義，不可縣以利，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為義，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又況於無為者乎。無為者無累，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為影柱。上觀至人之倫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。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。

無不生無而生有，有喪則復歸於無。有不可以無無，無無則有，不能以自有。知有乃無之利，無乃有之用，則知無不無無，不無無即道；有不常有，不常有即物。是以聖人富不以有，貧不以無。齊物我，一死生，而不累於神，自有不亡者，在是謂守無。

守平三

老子曰：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，比之身則賤，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禦寒，適情辭餘，不貪得，不多積清目不視，靜耳不聽，閉口不言，委心不慮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無好無憎，是謂大通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為而不成。知養生之和者，即不可縣以利，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。無外之外至大，無內之內至貴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。

道貴乎守，有守則成；心貴乎平，平則不傾。世之尊勢厚利，人所共貪。貪則不平之心生，非可守之道也。故聖人食取充腹，衣適被體，無厚積之貪。是以心平氣定，神不外馳，合乎大常之道，是謂守平。

守#4易四

老子曰：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。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；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為。無益於性者，不以累德，不便於生者，不以滑和，不縱身肆意，而制度#5可以為天下儀。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，容身而居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有，委萬物而不利，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。夫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。

多易必多難，此以事言也。以道言則不然。夫古之為道者，治心理性，易其身而後動，定其意而後舉，樂道安常，不為難能之事。故制度有法，容止可觀，安而行之，是謂守易。

守清五

老子曰：人受氣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鼻口之於香臭也，飢膚之於寒溫也，其情一也。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，所以為制者異也。神者智之淵也，神清則#6智明，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則#7心平。人莫鑑於流潦，而鑑於澄水，以其清且靜也。故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，故用之者，必假於不用也。夫鑑明者，則塵垢不汙也，神清者，嗜欲不誤也。故心有所至，神即灑然在之，反之於虛，則消躁藏息矣，此聖人之游也。故治天下者，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。

水清則鑑物，神清則見道。人之受氣於天者，固若同然。吾之見道於心者，夫何獨異，心清故也。聖人之心，明如止水，物來則見，物去則靜，曾何滯於吾心哉？澄鑑不撓，是謂守清。

守真六

老子曰：夫所謂聖人者，適情而已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乎己，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。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，能有名譽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。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乃因附也。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澹然無事，勢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淫，辯者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恐，引真人之游也。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。不達此道者，雖智統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，辭潤金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也。故聖人不失所守。

夫聖人者，循自然，守至真，順其時宜，達其眾心，惟不逆萬物之情，故能心凝形釋，純一不己，是謂守真。

守靜七

老子曰：靜漠恬澹，所以養生也，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也。外不亂內，即性得其宜，靜不動和，即德安其位，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脉無鬱滯，五藏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，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。有其才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。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，耳調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見太山之形，故小有所志，則大有所忘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性，撻取吾精，若泉源也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乎。今盆水若清之，經日乃見眉，濁之不過一撓，即不能見方圓。人之精神，難清而易濁，猶盆水也。

天地之道靜，故物不使而自長；聖人之治靜，則民不教而自能。一有喜功生事之心，撓其自然，亂其天常，則靜者失，動者惑矣。惟不事奇變，是謂守靜。

守法八

老子曰：上聖法天，其次尚賢，其下任臣。任臣者，危亡之道也，尚賢者，癡惑之原也，法天者，治天地之道也。虛靜為主，虛無不受，靜無不持，知虛靜之道，乃能終始，故聖人以靜為治，以動為亂，故曰：勿撓勿撻，萬物將自清，勿驚勿駭，萬物將自理，是謂天道。

上聖法天，百骸理，萬化安。其次尚賢，法由己出，惑之原也。其下任臣，法出眾口，危亡之徵矣。修身無法，則事惑而精神喪；治國無法，則政亂而民人傷。惟體道為主，是謂守法。

守弱九

老子曰：天子公侯，以天下一國為家，以萬物為畜，懷天下之大，有萬物之多，即氣實而志驕，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凌上，用心奢廣，譬猶飄風暴雨，不可長久。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，而不損冲氣，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法於江海，江海不為，故功名自化，弗強，故能成其王，為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，自愛，故能成其貴，萬乘之勢，以萬物為功名，權任至重，不可自

輕，自輕則功名不成。夫道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，故聖人以道蒞天下，柔弱微妙者，見小也，儉嗇損缺者，見少也，見小故能成其大，見少故能成其美。

弱者道之用，非怯也，守其冲和而已。天子以天下為家，公侯以國為家。視民猶己，不以勢位自強，不以兵甲暴眾。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大資小而成眾，戴寡為主，往而不害安平泰，是謂守弱。

天之道，抑高舉下，損有餘，補不足，江海處地之不足，故天下歸之奉之。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，見下也，虛心無有者，見不足也。見下故能致其高，見不足故能成其賢。矜者不立，奢者不長，強梁者死，滿溢者亡。飄風暴雨不終日，小谷不能須臾盈。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，故不能久而滅，小谷處強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奪。是以聖人執雌牝，去驕奢，不敢行強梁之氣，執雌牝，故能立其雄牡，不敢驕奢，故能長久。

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，惡盈好謙也。以力者霸，以德者王，弱勝強矣。人之苛政虐民，天之暴風折木，元氣怒泄，強不可久。是故聖人謙卑，惟弱是守。

老子曰：天道極即反，盈即損，日月是也。故聖人日損，而冲氣不敢自滿，日進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。人之情性，皆好高而惡下，好得而惡亡，好利而惡病，好尊而惡卑，好貴而惡賤，眾人為之，故不能成，執之，故不能得。是以聖人法天，弗為而成，弗執而得，與人同情而異道，故能長久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卮，其中則正，其滿則覆。夫物盛則衰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樂終而悲。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，多聞博辯守以儉，武力勇毅守以畏，富貴廣大守以狹，德施天下守以讓，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服此道者，不欲盈，是以能弊不新成。

道極則反，物盛則衰，理之常也；卮滿則傾，刃剛則折，物之常也。人能觀乎物理之常，不以勢力暴眾自強，則無顛蹶之害。柔弱保身，可以長久。

老子曰：聖人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能至於無樂也，即無不樂也，無不樂，即至極樂矣。是以內樂外，不以外樂內，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至，貴乎天下，所以然者，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，不在於彼，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，而在於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故達於心術之論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，是故無所喜，無所怒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，無是無非，故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，不待勢而尊，不須財而富，不須力而強，不利貨財，不貪世名，不以貴為安，不以賤為危，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。

天將雨，礎先潤；時將春，凍先解；人將死，舌先強，烝使之然也。柔弱生之徒，堅強死之徒；強梁而不得其死者，則又強梁之尤者也。惟氣形和弱

，與物玄同，並育而不害者，其殆庶幾。

夫形者生之舍也，氣者生之元也，神者生之制也，一失其位，即三者傷矣。故以神為主者，形從而利，以形為主者，神從而害。貪饕多欲之人，顛冥乎勢利，誘慕乎名位，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，即精神日耗以遠，久淫而不還，形閉中拒，即無由入矣，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。夫精神志氣者，靜而日充以壯，躁而日耗以老。是故聖人持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浮沉，如此則萬物之化，無不偶也，百事之變，無不應也。

神依形生，精依氣盈。交相養而不失其和者，養生之主也。若夫虛囂恃氣，與物為鬥，則將精耗神斃，時有盲忘之失，近死之徵矣。是故聖人弱其形，和其氣，韜其神，而得九守之道。聖人豈欺我哉？希聖亦聖，希賢亦賢。

守樸

老子曰：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乎道也，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不治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游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業，機械智巧，不載於心，審於無假，不與物遷，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，心意專於內，通達禍福於一，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不學而知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弗治而辯。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懼，如影之效，以道為循，有待而然，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，以千生為一化，以萬異為一宗，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用，守大渾之樸，立至精之中，其寢不夢，其智不萌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，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，使精神暢達，而不失於元，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為春，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轉，而未始有極，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，故生生者未嘗生，其所生者即生化，化者未嘗化，其所化者即化。此真人之游也，純粹之道也。

真人守大渾之樸，游天地之根，同乎大通，廓然無朕。惟不有我，故不無物，人笑亦笑，人哭亦哭，千變萬化而未始有夫極也。化者復歸於無形，而有化不化。不化者，與天地俱生，而有生不生。前之九守，後之守樸，則是一變為九，而十復為一。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竟

#1 愛：原作『授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2 骸：原作『體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3 世：原作『時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4 守：原作『中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5 制度：原作『席制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6#7 則：原作『即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符言篇

老子曰：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平乎準，直乎繩，圓乎規，方乎矩，包裹天地，而無表裏，洞同覆蓋，而無所礙，是故體道者，不怒不喜，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。

符以示信，言以達誠，世有謂符命、符璽、金符、玉符者，以能示信達誠，此感彼應，故曰符言。夫道高下無極，遐邇貫通，無形無名，有情有信。聖人體道，不私喜怒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。不言之言，可以符信。

老子曰：欲尸名者必生事，事生即舍公而就私，倍道而任己，見譽而為善，立名而為賢，即治不順理，而事不順時，治不順理則多責，事不順時即無功，妄為要中，功成不足塞責，事敗足以滅身。

名者殺身之具，聖人所戒。夫欲尸名者，必違天悖道，舍公就私，要譽立名，生事害眾。故治不順理，功不掩責，事敗滅身，信不誣矣。

老子曰：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智主，藏於無形，行於無怠，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，始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，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遠害。故夫為而寧者，失其所寧即危，夫為治者，失其所治則亂。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其文好者皮必剝，其角美者身必殺，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。華榮之言後為愆，石有玉傷其山，黔首之患固在言前。

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。作善降祥，不善降殃。惡不可作，名可尸乎？夫求為寧者，寧失即危。求為治者，治失則亂。皮文好而剝，身角美而殺，未有不自召而至。

老子曰：時之行，動以從，不知道者福為禍。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行道者終無盡，地為翰，天為蓋，善行道者終無害。陳彼五行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無不稱，故知不知，上不知知，病也。

天為蓋無不覆，地為較無不載。天地之於人，恩大無極。聖人法之，因時而行，有動必從。如彼五行，相生相勝。善行道者，知不言知上也，不知言知病矣。

老子曰：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剝，木生蟲，還自食，人生事，還自賊。夫好事者未嘗不中，爭利者未嘗不窮，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，各以所好，反自為禍。得在時，不在爭，治在道，不在聖。土處下不爭高，故安而不危，水流下不爭疾，故去而不遲。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，無為故無敗。

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為養，盜得宜則安，盜失宜則害。是故食能養人，亦能

害人，民能戴主，亦能悖主。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力，初若利之，至於末流，未有不自賊者也。知得在時不在爭，治在道不在聖，則無相盜之失矣。

老子曰：一言不可窮也，二言天下宗也，三言諸侯雄也，四言天下雙也。貞信則不可窮，道德則天下宗，舉賢德，諸侯雄，惡少愛眾，天下雙。

言寡尤，行寡悔，在行不在言。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在德不在險。惟口出好興戎，言可不慎乎？

老子曰：人有三死，非命亡焉。飲食不節，簡賤其身，病共殺之；樂得無已，好求不止，刑共殺之；以寡犯眾，以弱凌強，兵共殺之。

生必有死，人孰免焉？非命而亡，良可哀也。嗜欲死病，利欲死刑，強梁死兵。夫三者所死不同，非命則一。

老子曰：其施厚者其報美，其怨大者其禍深。薄施而厚望，畜怨而無患者，未之有也。察其所以往者，即知其所以來矣。

施報之理，種瓜得瓜，種果得果。恩怨之報，理一如之。

老子曰：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即治道通矣。原天命，即不惑禍福，治心術，即不妄喜怒，理好憎，即不貪無用，適情性，即欲不過節，不惑禍福，即動靜順理，不妄喜怒，即賞罰不阿，不貪無用，即不以欲害性，欲不過節，即養生知足。凡此四者，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，反己而得矣。

天命、心術、好憎、情性，四者相通，如月在水，虧盈圓缺，隨象現影。心術邪正，禍福隨之。

老子曰：不求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，修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，不能使禍無至，信己之不迎也，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讓也，禍之至，非己之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，福之來，非己之所成，故通而不矜。是故閑居而樂，無為而治。

信己何求？非己何憎？德行由己，非譽由人。是故譽不加勸，毀不加沮，居閑而樂，治不以為。

老子曰：道者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即所有者亡，循其所已有，即所欲者至。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為治者必危；行未免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挫。故福莫大於無禍，利莫大於不喪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。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，而可以安神避害。故常無禍不常有福，常無罪不常有功。道曰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伺氣，無思慮也，無設儲也，來者不迎，去者不將，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，故處眾枉不失其直，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，不為善，不避醜，遵天之道，不為始，不專己，循天之理，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為期，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。內無奇福，外無奇禍，故禍福不生，焉有人賊。故至德，言同路，事同福，上下一心，無歧道，旁見者遣退

之於衰，開道之於善，而民向方矣。

貪得忘失，眾所同病。無欲故靜，斯謂至人。理之在天下，有不可必。夫守其已有，則未得或至；求其未得，則所有或亡。是以有道者，內無奇福，外無奇禍，與天為徒，人豈能賊之哉？

老子曰：為善即勸，為不善即觀，勸即生貴，觀即生患。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。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知求譽，治隨自然，已無所與。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不通。有智而無為，與無智同功，有能而無事，與無能同德，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，道理一達而人才滅矣。人與道不兩明，人愛名即不用道，道勝人則名息，道息而名章，即危亡。

為善不求福而福至，為惡不求禍而禍生。遺臭萬世，流芳千古，宜有間然。是故愛名重，則心不用道；造道深，則身不求名。此天人之所以分。

老子曰：使信士分財，不如定分而探籌，何則，有心者之於平，不如無心者也；使廉士守財，不如閉戶而全封，以為有欲者之於廉，不如無欲者也。人舉其疵則怨，監見其醜即自善，人能接物而不與己，即免於累矣。

分財探籌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；守財閉戶，有欲不若無欲之康。舉疵則怨，在彼則不愛；鍵醜自善，在我則愛之。惟物接而無與於己者，我無是心，人亦無疵焉。

老子曰：凡事人者，非其寶幣，必以卑辭，幣單而欲不厭。卑體免辭，論說而交不結。約束誓盟，約定而反先日，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，修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方之廣，勸民守死，堅其城郭，上下一心，與之守社稷。即為民者不伐無罪，為利者不攻難得，此必全之道，必利之理。

事人以寶幣者，幣單而欲不厭。結交以卑辭者，辭窮而約反先。惟內修道德，上下一心，則可以守社稷，保民人，其道全矣。

老子曰：聖人不勝其心，眾人不勝其欲。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衰氣。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擊於物者，正氣也。推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衰氣也。衰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，一起一廢，故聖人損欲以從性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。耳目鼻口，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，各得其所。由此觀之，欲不可勝亦明矣。

道心人心，天理人欲之分也。理勝則所為皆天，欲勝則所為皆人，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。理欲相勝，邪正相傷，君子不為，況聖人乎？

老子曰：治身養性者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內在己者得，而衰氣無由入；飾其外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見其文者蔽其真。夫須與無忘其為賢者，必困其性，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，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

，傷其骸骨，枝葉茂者，害其根爹，能兩美者天下無之。

真道養神，人道養形。在內者得，在外者輕。遠聲色，薄滋味，養形之道也。絕思慮，守精氣，養神之道也。治身養性，內外兼得，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？

老子曰：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，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。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，行者以為期，直己而足物，不為人賜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安而能久，天地無與也，故無奪也，無德也，故無怨也。善怒者必多怨，善與者必善奪，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，故譽見即毀隨之，善見即惡從之，利為害始，福為禍先，不求利即無害，不求福即無禍，身以全為常，富貴其寄也。

聖人明照海內而民不昏，富藏天下而民不貧。順天地之自然，任萬物之自生，不私與故無公取，不輕賞故無重刑。視富貴如浮雲，乃可以全其真。

老子曰：聖人無屈奇之服，詭異之行，服不雜，行不觀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懼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辱，異而不怪，同用無以名之，是謂大通。

素隱行怪，君子不為。屈奇之服，詭異之行，豈聖人之事哉？光而不耀，廉而不劌，與民同用而已。夫是之謂大通。

老子曰：道者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，不可迎而返也，時之去，不可追而援也，故聖人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。隨時三年，時去我走，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天道無親，唯德是與。福之至，非己之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，禍之來，非己之所生，故不悔其行。中心其恬，不累於德，狗吠不驚，自信其情，誠無非分。故通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憂。帝王之崩，藏骸於野，其祭也祀之於明堂，神貴於形也，故神制形則從，形勝神則窮，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大通。

道乃天下之所共由。聖人直己待命，時來時去，不將不迎。立乎中央，以制四方。不伐功，不悔行，其心恬然，通道知命，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。

老子曰：古之存己者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，樂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，是以謙而能樂，靜而能澹。以數筭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也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

道尊德貴，悅諸心而存諸己也。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，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。其肯以不百年之身，過為天下憂乎？

老子曰：人有三怨，爵高者人妬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人怨之。夫爵益高者意益下，官益大者心益小，祿益厚者施益博，修此三者怨不作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爵高志驕，人必妬之。官大氣豪，主必惡之。祿厚不施，人必怨之，高下相傾之道也。惟謙卑好施，貴不忘賤，高不忘下，故無怨尤。

老子曰：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，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。即闇且聾，人道不通，故有闇聾之病者，莫知事通，豈獨形骸有闇聾哉，心亦有之塞也，莫知所通，此闇聾之類也。夫道之為宗也，有形者皆生也，其為親也亦戚矣，饗穀食氣者皆壽焉，其為君也亦惠矣，諸智者學焉，其為師也亦明矣。人皆以無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日不足，以博弈之日問道，聞見深矣。不聞不問，猶闇聾之比於人也。

受形而生，親之恩也。饗穀而壽，君之惠也。由學而明，師之德也。長而成，身亦貴矣。言乃心之聲，通己於人，非言不達；通人於己，非言不聞。言其神矣乎。能不以私言廢公言，無用害有用，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。

老子曰：人之情，心服於德，不服於力，德在與不在求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，先貴於人，欲尊於人者，先尊於人，欲勝人者先自勝，欲卑人者先自卑，故貴賤尊卑，道以制之。夫古之聖王，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後人，即天下樂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，此德有餘而氣順也，故知與之為取，後之為先，即幾於道矣。

禮貴乎先，言貴乎後，此人之情，故可服以德，不服以力，是以聖人進退有度，先後有節，故天下樂推而戴之。

老子曰：德少而寵多者譏，才下而位高者危，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，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或損之而益。眾人皆知利利，而不知病病，唯聖人知病之為利，利之為病。故再實之木，其根必傷，多藏之家，其後必殃。夫大利者反為害，天之道也。

德不厭廣，分不可踰。水淺而舟大則膠，樹大而根淺則拔。人之德薄才淺，懷不仁而據高位，鮮不技矣。惟知利病反覆，無甚愛多藏，得義利之和，又何病焉？

老子曰：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。為善者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，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。故動有益則損隨之。言無常是，行無常宜者，小人也。察於一事，通於一能者，中人也。兼覆而並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，聖人也。

圓顛方趾，含齒戴髮，均是人也。稟氣有異，智愚分焉。小人苟得，才勝德也；君子苟義，德勝才也。可上可下，則為中人，天縱多能，其聖人乎？

老子曰：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，故世治即以義衛身，世亂即以身衛義，死之日，行之終也。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。故生所受於天也，命所遭於時也，有其才不遇其世，天也，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君子能為善，不能必得其福，不忍為非，而未必免於禍。故君子逢時即進，得之以義，何幸之有；不時而退，讓之以禮，何不幸之有。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，得其所貴也。

受命于天，賦形為人。生有所假，死有所歸，所遭於時，或窮或通，何莫非命？有其才而不遇，天也。是以君子為善，福無必得；不為非，禍無必免。故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，則蓬累而行，貴在我矣。

老子曰：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，心治則氣順，心亂則氣逆，心之治亂在於道。得道則心治，失道即心亂。心治即交讓，心亂即交爭，讓即有德，爭即生賊。有德即氣順，賊生即氣逆。氣順則自損以奉人，氣逆則損人以自奉。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。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，德積則福至，禍積則怨至。學敗於官茂，孝衰於妻子，患生於憂解，病甚於且瘡，故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《陰符》曰：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，氣順則治，氣逆則亂，治即交讓，亂即交爭。氣逆乎心，則賊於其身。氣逆乎時，則賊於其國。惟以道制氣，則能損己奉人。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，妻子不能衰吾之孝，曷有憂解之患，且瘡之病哉？能慎厥終，罔有所失。

老子曰：舉枉與直，如何不得。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，所謂同污而異泥者。

不曰舉枉措直，而曰舉枉與直，何哉？舉枉與直，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，何不得乎？舉直與枉，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，君子不往矣。同污異泥，處小人之道，和而不流。

老子曰：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。聖人之同死生，明於分理，愚人之同死生，不知利害之所在。道懸天，物布地，和在人，人主不和，即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調，風雨不時，人民疾飢。

和之用至矣。天得之萬象明，地得之萬物生，人得之萬事成。人主之心，和其可失乎？失則天地不交，人民疾飢。夫聖愚同一死生，其不同者，義與利之間耳。利者義之和，聖人明於理，分利亦義也。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，義亦利焉。

老子曰：得萬人之兵，不如聞一言之當，得隨侯之珠，不如得事之所由，得和氏之璧，不如得事之所適。天下雖大，好用兵者亡，國雖安，好戰者危。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。

禹拜昌言：班師振旅，而苗民格。聞一言之當，勝萬兵也。得隨珠和璧，不如得事之所由適。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，尚德不尚功。肯以兵自危哉？

老子曰：能成霸王者，必德勝者也；能勝敵者，必強者也，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自得者，必柔弱者也，能勝不如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若己者，其事不可度，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

德勝者霸，得人心也。勝敵者強，得人力也。然非得人之心，未有能用人

之力也。敵何由勝？強何由霸哉？德，自得也。自得則柔弱勝剛強。故能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是德相若也。柔勝出於若己者，其事不可度，則德又勝我矣。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，惟聖人能之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竟

#1 飾：聚珍本作『適』。

#2 無害，不求福即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#3 由：原作『田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道德篇

文子問道，老子曰：學問不精，聽道不深。凡聽者將以達智也，將以成行也，將以致功名也。不精不明，不深不達，故上學以神聽，中學以心聽，下學以耳聽。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；以心聽者，學在肌肉；以神聽者，學在骨髓。故聽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；知之不明，即不能盡其精；不能盡其精，即行之不成。凡聽之理，虛心清靜，損氣無盛，無思無慮，目無妄視，耳無苟聽。專精積蓄，內意盈并，既已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長久之。

天性即道，性善即德，道德之在我者也。故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，修之謂教，則是以在於我者，施於人矣。中人以上，中人以下，皆得而學之，聽乎耳，悅乎心，如鏡得磨，光明內發。豈非吾心之固有乎？因其學而明之，以之修身則道德著，以之治國則事業成。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。

夫道者原產有始，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，始於短寡，成於眾長。十圍之木始於杞，百仞之臺始於下。此天之道也。聖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，退者所以自後也，儉者所以自小也，損者所以自少也，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以成也。

氣形道德之體用乎？氣乃無形之物，物乃有形之炁。炁無形故柔弱，物有形故剛強。則知炁者形之始也。道生德畜，由微至著。聖人法之，體立用行，天道成矣。

夫道者德之元，天之根，福之門，萬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寧。夫道無為無形，內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。與天為鄰，無為而無不為，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真，其中有信。天子有道，則天下服，長有社稷；公侯有道，則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國；士庶有道，則全其身，保其親；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剋；小弱有道，不爭而得；舉事有道，功成得福。君臣有道即忠惠，父子有道即慈孝，士庶有道即相愛，故有道即和，無道即苛。由是觀之，道之於人，無所不宜也。

道德根于心，精神著乎外。功成事立，與天為鄰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有道則亨，無道則屯。

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。故帝者，天下之適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。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得人失道，亦不能守。夫失道者，奢泰驕佚，慢倨矜傲，見餘自顯，自明執雄；堅強作難結怨為兵，主為亂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，國家滅亡，淺及其身，深及子孫。故罪莫大於無道，怨莫深於無德，天道然也。

身之本在德，德之本在道。無小無大，行則得之，天下服之，服則懷之。帝適也，王往也，天下適往，是謂帝王。然得人則成，有道則守，無為兵主，無為亂首。失道則亂，失德則怨。天道然耳。

老子曰：夫行道者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巧，擊之不中，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而猶辱也，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，雖巧不敢擊。夫不敢者，非無其意也，未若使人無其意。夫無其意者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若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，若然者，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，天下莫不願安利之。#1

道非有心於應物，而物自應之。夫刺擊不傷，未若懽然皆有愛利之心，雖無地而人君之，無官而人長之，天下莫不願安利之。古之人有庚桑子者，其德似之。

文子問德，老子曰：畜之養之，遂之長之，兼利無擇，與天地合，此之謂德。何謂仁？曰：為上不矜其功，為下不羞其病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，兼愛無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謂仁也。何謂義？曰：為上即輔弱，為下即守節，達不肆意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，不私枉撓，此之謂義也。何謂禮？曰：為上即恭嚴，為下即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為天下雌，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，此之謂禮也。故修其德則下從令，修其仁則下不爭，修其義即下平正，修其禮則下尊敬，四者既修，國家安寧。故物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，愛者仁也，正者義也，敬者禮也。不畜不養，不能遂長，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，不能久長，不敬不寵，不能貴重。故德者民之所貴也，仁者民之所懷也，義者民之所畏也，禮者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文之順也，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君子無德即下怨，無仁即下爭，無義即下暴，無禮即下亂。四經不立，謂之無道。無道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德者，五常之總名。有德之人，五常備焉。七則慈，義則宜，禮則敬，知則明，信則實。有之是謂五常，一曰五德。君子未有無德而能為國家者矣。文子之問，為天下後世發也，其德博哉。

老子曰：至德之世，賈便於市，農樂於野，大夫安其職處，士修其道，人民樂其業。是以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，河出圖，洛出書。及世之衰也，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止，刑諫者，殺賢士，是以山崩川涸，蟬動不息，野無百蔬。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。故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；志得道行，命也，故生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時而後能明，必有其世，而後有其人。

天之視人，猶父之視子，其愛均也。君者，天之元子，民，天之赤子。上不恤下，天必示儆。夫至德之世，愛均合天，萬物遂長，民樂其業。世之衰也，苛政干和，天怒震發，地見其災，國家多難，流毒民人。惟聖人和愉寧靜，志得道行，民物遂生。是之謂有其世而後有其人。

文子問聖智，老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；見而知之，智也。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，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，而擇其行。聖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禍福所生；智者先見成形，故知禍福之門。聞未生，聖也，先見成形，智也，無聞見者愚迷也。

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，何哉？生知道在我者也，聞知事在外者也。聖人聞於未然，禍福先知。智則必待事成而後見，愚則溺於聞見，終不自知，迷亦甚矣。

老子曰：君好知，即信時而任己，棄數而用惠。物博智淺，以淺贍博，未之有也。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好智，窮術也；好勇，危亡之道也。好與則無定分，上之分不定，即下之望無止，若多斂即與民為條，少取而多與，其數無有，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由是觀之，財不足任，道術可因明矣。

智者不為其所不能為，強所不能，則非智矣。然則智可好乎？好智則術易窮，好與則分不定。多斂民讎，來怨之媒也。

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。天下大器，不可執也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執一者見小也，見小故能成大也。#3無為者守靜也，守靜故能為天下正。處大滿而不溢，居高貴而無驕。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，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，古之王道，期#4於此矣。

以道蒞天下，曰執一無為，何哉？一則定矣。是以古之王者，因天地之變化，無為而治，見小不棄，守靜不為，大器安而天下正矣。是故處大不溢，居上不驕，富貴可守，子孫可久。

老子曰：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，義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君執一即治，無常即亂。君道者，非所以有為也，所以無為也。智者

不以德為事，勇者不以力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，可謂一矣，一也者，無適之道也，萬物之本也。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，達其好憎，下之任懼，不可勝理。故君失一，基亂甚於無君也，君必執一，而後能羣矣。

天下雖大，君以一之。君一則道不待為，民所同行；法不待變，民所同守。智不以德，勇不以力，仁不以惠，合而一之，君之道也。若夫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，則甚於無君也矣。

文子問曰：王道有幾？老子曰：一而已矣。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不一也？曰：以道王者，德也；以兵王者，亦德也。用兵有五：有義兵，有應兵，有忿兵，有貪兵，有驕兵。誅暴救弱，謂之義；敵來加己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謂之應；爭小故不勝其心，謂之忿；利人土地，欲人財貨，謂之貪；恃其國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眾，欲見賢於敵國者，謂之驕。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之道也。

道為治本，君以道王。本喪亂生，兵革興焉。然則古者有以道王，有以兵王，雖若不同而同歸于有德。故五兵之用，唯義兵可王，是雖兵，亦道也。故曰一而已矣。其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戰國之事，非王者之兵也。

老子曰：釋道而任智者危，棄數而用才者困。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，成者非所為也，得者非所求也。入者有受而無取，出者有授而無與。

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不德，所殺不怨，即幾於道矣。

道在乎治，數關於時。任智釋道，用才棄數，危困之階也。惟守分循理，得不喜成，失不憂退。物之入者，有受無取；物之出者，有授無與，因時而行，生不為德，殺不為怨，則近乎道矣。

文子問曰：王者得其懽心，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，淡兮無味，用之不既，先小而後大。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，天下必效其懽愛，進其仁義，而無苛氣，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眾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，雖絕國殊俗，蜎飛蠕動，莫不親愛，無之而不通，無往而不遂，故為天下貴。

江海善下而有容，故百川歸之。王者法之以為治。容民畜眾，故得百姓之懽心，樂共推戴，天下歸往矣。草木昆蟲，亦將欣服，其貴可知。

老子曰：執一世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猶膠柱調瑟。聖人者應時權變，見形施宜，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，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。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故相反#5也，時務異也，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。聖人法之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，不可原也，其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，不可形也。三皇、五帝輕天下，細#6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，抱道推誠

，以鏡萬物之情，上與道為友，下以化為人。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 #7，守其法籍，行其憲令，必不能以為治矣。

一炁運行，四時更變。有不容不爾者，天道然也。皇帝、王伯之治不同者，若出人為，實由天運。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為傳代之治，惟隨時而舉事，隨事而應變，則可以論世立法。如冬不可葛，夏不可裘，知天道者能之。

文子問政，老子曰：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，損而執一，無處可利，無見可欲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無矜無伐。御之以道則民附，養之以德則民服，無示以賢則民足，無加以力則民樸。無示以賢者，斂也，無加以力，不敢也。下以聚之，賂以取之，儉以自全，不敢自安。不下即離散，弗養即背叛，示以賢即民爭，加以力即民怨。民離散即國勢衰，民背叛即上無威，人爭則輕為非，下怨其上即位危。四者誠修，正道幾矣。

古人以道德為政，後世以功力為政。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，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。故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，則無為而天下治矣。

老子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，上言者常用也，下言者權用也。唯聖人為能知權，言而必 #8 信，期而必當。天下之高行，直而證父，信而死女，孰能貴之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，與之屈伸，無常儀表，祝即名君，溺即粹父，勢使然也。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，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，先合而後逢者不知權，不知權者善反醜矣。

上言下用，經者，權之體也。下言上用，權者，經之用也。經權相濟，事無不宜。唯聖人知權，言而又信，期而必當，與之屈伸而審其迕合。若夫執中無權，則不能隨時而適變。膠柱鼓瑟，善反醜矣。

文子問曰：夫子之言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，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，何道以然。老子曰：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，天下時有亡國破家，無道德之故也。有道德，則夙夜不懈，戰戰兢兢，常恐危亡；無道德，則縱欲怠惰，其亡無時。使桀紂修道行德，湯武雖賢，無所建其功也。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養也，所以相畜長也，所以相親愛也，所以相敬貴也。夫聾蟲雖愚，不害其所愛，誠使天下之民，皆懷仁愛之心，禍災何由生乎。夫無道而無禍害者，仁未絕義未滅也。仁雖未絕，義雖未滅，諸侯已輕其上矣。諸侯輕上，則朝廷不恭，縱令不順。仁絕義滅，諸侯背叛，眾人力政，強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人以攻擊為業，災害生，禍亂作，其亡無日，何期無禍也？

古之治天下者，道德衰而仁義次之，仁義衰則禍亂作，戰爭興焉。上世嗣王，如桀紂之主，國未云亡，諸侯已有輕上之心，則道德喪而仁義衰矣。故湯

武起而夏商絕，若周之幽、厲視桀紂，才一間耳，故不免大戎之殺，驪山之死，諸侯力政，強陵弱，大侵小，六國從衡，與周俱亡，可不鑑乎？

老子曰：法煩刑峻，即民生詐，上多事則下多態，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則勝少，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，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；以智生患，又以智備之，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。

法本以求，治煩則生亂；刑本以禁，奸峻則興詐。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，是猶強之飲而責其醉也，則是罔民也矣。安可云治乎？

老子曰：人主好仁，即無功者賞，有罪者釋；好刑，即有功者廢，無罪者及；無好憎者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。放準循繩，身無與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？合而和之，君也；別而誅之，法也。民以受誅，無所怨憾，謂之道德。

好仁而不知為政，賞及無功，釋及有罪，猶能害政。好刑而不知為法，廢及有功，誅及無罪，其害深矣。惟至公不偏，合於道德，賞不致濫，刑不致酷，則百官盡職，萬民服業，天下隆平。

老子曰：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喜，而非其所惡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，去非者，非去衰也，去逆於心者也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。故治大國若烹小鮮，曰勿撓而已。夫趣合者，即言中而益親，身疏而謀，當即見疑。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？吾若與俗遽走，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。欲在於虛則不能虛，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，此所欲而無不致也。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于千里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故聖人體道反至，不化以待化，動而無為也。

名分法理，辯是非，別善惡之道也，不求公道而自取己見。以是為非，以惡為善，而望名分正，法理明，難矣。惟正身待物，不廢公道，猶車行陸，舟行水，無往而不通，惡有陷於不平者哉？

老子曰：夫亟戰而數勝者，則國必亡，亟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寡矣。主驕則恣，恣則極物，民罷則怨，怨則極慮，上下俱極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故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兵不常勝，敗亦隨之，反覆之道也，惡可亟戰而求數勝哉？主勝而驕，民罷而戰，伐國之斧矣。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其是之謂歟？

平王問文子曰：吾聞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賢人雖有道，而遭淫亂之世，以一人之權，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乎？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衰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，化淫敗以為樸，醇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人主者，民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也。上美之則下食之，上有道德，即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，即無淫亂之世矣。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，不積而能成者

，未之有也。積道德者，天與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輔之，鳳鳥翔其庭，麒麟游其郊，蛟龍宿其沼。故以道蒞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；無道蒞天下，天下之賊也。以一人與天下為讎，雖欲長久不可得也。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。

文子家睢，與亳為鄰，久師老子，聞道故博。平王聘而問道，文子對以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。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。以是觀之，平王若有志於為治者也，何不能修德釋怨，而乃信讒懷疑，輒誅伍氏？此文子所以去楚而適越也。子胥勸吳伐楚，遂致鞭尸之辱，甚矣。有國者，怨其可不釋乎？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竟

#1 聚珍本此句後有『故勇于敢則殺，勇于不敢則活』。

#2 志得：聚珍本作『至德』。

#3 執一者見小也，見小故能成大也：聚珍本作『執者見小也，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』。

#4 期：聚珍本作『具』。

#5 反：原作『返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6 細：原作『總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7 玄聖：原作『時君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8 必：原作『不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上德篇

老子曰：主者國之心也，心治即百節皆安，心擾即百節皆亂。故其身治者，支體相遺也；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

德一也，有二焉，長養萬物，天之德，愛養百姓，君之德。夫君者國之心，君有德則心廣體胖，氣不亂而身自治。治國猶治身，君臣相安，國其有不治者乎？故曰上德不德，則是有德，而不自恃以為德，是以有德。

老子曰：學於常樅，見舌而守柔，仰視屋樹，退而目川，觀影而知持後，故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，譬若積薪，燎後者處上。

常樅，古之聖人也。老子學於常樅，猶孔子學於老子。目擊道存，精神冥契，故能見舌而守柔。觀影而知持後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，不爭強，不敢先，夫是之謂上德。

老子曰：鳴鐸以聲自毀，膏燭以明自煎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格，故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，以智知，而未能以智不知。故勇於一能

，察於一辭，可與曲說，未可與廣應。

人貴有德，不貴多智。智多則出乎己，而反乎己，鮮不自害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格，士之勇死於強，智困於辯宜矣。惟不以智知，而以智不知者，則不局於一，而所應者廣。

老子曰：道以無有為體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謂之幽冥。幽冥者所以論道，而非道也。夫道者，內視而自反，故人不小覺，不大迷，不小慧，不大愚，莫鑑於流潦，而鑑於止水，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。月望日奪光，陰不可以承陽，日出星不見，不能與之爭光。末不可以強于本，枝不可以大于幹，上重下輕，其覆必易。一淵不兩蛟，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兩即爭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珠生淵而岸不枯。蚯蚓無筋骨之強，爪牙之利，上食晞堞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

道以無有為體，故可並行；物以有形為用，故不兩立。無有為體，一則定矣。有形為用，兩則爭矣。然小大有間，君臣有分，人君懷道抱德，曾不我有，此道之所以大，德之所以久也。天下孰敢以爭強為哉？

清之為明，杯水可見眸子，濁之為害，河水不見太山。蘭芷不為，莫服而不芳；舟浮江海，不為莫乘而沉；君子行道，不為莫知而止，性之有也。以清入濁，必困辱，以濁入清，必覆傾。天二氣即成虹，地二氣即泄藏，人二氣即生病。陰陽不能常，且冬且夏，月不知晝，日不知夜。川廣者魚大，山高者木脩，地廣者德厚。故魚不可以無餌釣，獸不可以空器召。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；園有螿蟲，葵藿為之不采；國有賢臣，折衝千里。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，不運於己，與之致於千里，終而復始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故舉枉與直，何如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

水清鑑影，心清鑑物，明之故也，濁則昏矣。君子小人，勢不兩立。冬寒夏暑，時不並行。時並行則灾癘生，勢兩立則禍患作。雖然，為君子者，豈以小人在位，道不可行，而終不出乎？

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，得鳥者羅之一目。今為一目之羅，則無時得鳥。故事或不可前規，物或不可預慮，故聖人畜道待時也。欲致魚者先通谷，欲來鳥者先樹木，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集，為魚得者，非挈而入淵也，為猿得者，非負而上木也，縱之所利而已。足所踐者淺，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，心所知者褊，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。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塞，唇亡而齒寒，河水探，而壤在山。水靜則清，清則平，平即易，易即見物之形，形不可併，故可以為正。

知有用之用，不知無用之用，不可與言政。治國者，要在一人，非眾人則不能治。欲得賢而不先養士，可乎？是以聖人畜道待時，得人則興，未有不為

我用者也。

使葉落者，風搖之也，使水濁者，物撓之也。璧緩之器，礪之功也，鑿鉚之斷割，砥礪之力也。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，無裹糧之資而不饑。狡兔得而獵犬烹，高鳥盡而良弓藏，名成功遂身退，天道然也。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，視於無有，則得所見，聽於無聲，即得所聞。飛鳥反鄉，兔走歸窟，狐死首丘，寒蟄得木，各依其所生也。

道可獨行，事不可以獨擅。人健走，日不百里而罷；得良馬，則千里可致。怒出於不怒，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；為出於不為，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。為國家而善用人者，民孰不知歸乎？

水火相憎，鼎鬲在其間，五味以和，骨肉相愛也，讒人間之，父子相危。犬豕不擇器而食，愈肥其體，故近死。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，椎固於柄而不能自斲，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。因高為山，即安而不危，因下為淵，則魚鼈歸焉。溝池潦即溢，旱即枯，河海之源，淵深而不竭。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，精於明也，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，精於聽也。混混之水濁，可以濯吾足乎，泠泠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纓乎。之為縞也，或為冠，或為。冠即戴枝之，即足碾之。

人無常是，物無常非。氣順則合，氣逆則離。火炎上，水潤下，鼎鬲和之，即既濟之功成。父王慈，子主孝，讒人間之，即參商之怨起。犬豕體肥近於死，鳳凰高飛莫能致。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，不能潔己，而為物污者，可不審諸？

金之勢勝木，一刃不能殘一林；土之勢勝水，一朶不能塞江河；水之勢勝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。冬有雷，夏有雹，寒暑不變其即，霜雪庶庶，日出而流。傾易覆也，倚易斲也，幾易助也，溼易雨也。蘭芷以芳，不得見霜，蟾蜍辟兵，壽在五月之望。精泄者中易殘，華非其時者不可食。

生剋制伏，固有定分。力小任大，未有不返受其制者。木勝金，水勝土，火勝水，終非其性。夫冬雷夏雹，終非其時。曾不朝夕之久，人其可不自量乎？

舌之於齒，孰先弊焉，繩之與矢，孰先折焉。使影曲者形也，使響濁者聲也。與死同病者，難為良醫，與亡國同道者，不可為忠謀。使倡吹竽，使工撿竅，雖中節不可使決，君形亡焉。聾者不歌無以自樂，盲者不觀無以接物，步於林者不得直道，行於險者，不得履繩。海內其所出，故能大，

處非其地，依非其人，難矣哉。齒剛先缺，矢勁先折。與死同病，難於為良醫。與亡國同道，不可為忠謀。君不用道，而臣強之，謀出二心，功可成乎？

日不並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龍不匹，猛獸不羣，鷲鳥不雙。蓋非撩不蔽日，輪非軸不追疾，撩輪未足恃也。張弓而射，非弦不能發，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。飢馬在廐，漠然無聲，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。三寸之管無當，天下不能滿，十石而有塞，百斗而足。循繩而斷即不過，縣衡而量即不差，縣古法以類，有時而遂，杖格之屬，有時而施，是而行之謂之斷，非而行之謂之亂。

日不並出，神龍不匹，猛獸不羣，況於人乎？撩以張蓋，軸以轉輪，君臣相資之道也。饑馬爭芻，賞不可濫，循繩而斷，法無過差，古法杖格，用之以時，在乎行之者耳。

農夫勞而君子養，愚者言而智者擇。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，見之黯黹，必留其謀，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，十牖畢開，不如一戶之明，蝮蛇不可為足，虎不可為翼。今有六尺之席，卧而越之，下才不難，立而踰之，上才不易，勢施異也。助祭者得嘗，救鬪者得傷，蔽於不祥之木，為雷霆所撲。日月欲明，浮雲蔽之；河水欲清，沙土穢之，叢蘭欲脩，秋風敗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；蒙塵而卻無眯，不可得潔。黃金龜紐，賢者以為佩；土壤布地，能者以為富。故與弱者金玉，不如與之尺素。

農夫不勞，君子無以養。君子不治，農夫其能安乎？蛇無足，虎無翼，不可兩得。浮雲蓋日，失不在己。嗜欲害性，病不在人。

轂虛而中立三十輻，各盡其力，使一輻獨入，眾輻皆棄，何近遠之能至。橘柚有鄉，萑葦有叢，獸同足者相從游，鳥同翼者相從翔。欲觀九州之地，足無千里之行，無政教之源，而欲為萬民上者，難矣。兇兇者獲，提提者射。故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。君子有酒，小人鞭缶，雖不可好，亦可以醜。

皇極居中，資八輔而後建。車轂虛中，籍眾輻而後行。天子中天下而立，位萬民之上，而無政教之源，是猶無千里之足，欲觀九州之地，其何以行之？惟正位端居，百官分職，不下堂而天下治矣。

人之性便衣縣帛，或射之即被甲，為所不便，以得其便也。三十輻共一轂，各直一鑿，不得相入，猶人臣各守其職也。善用人者，若蚘之足，眾而不相害，若舌之與齒，堅柔相磨而不相敗。石生而堅，芷生而芳，少而有之，長而逾明。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得之與失，諾之與己，相去千里。

作事有法，事無不成。用人有方，人無不濟。車轂之各直一鑿，明官事之各有守也。蚘足眾而不相害，由用得其宜矣。石堅芷芳，隨其材而用之，則賢者明，愚者力，成功一也。

再生者不穫，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。汙其準，粉其頰，腐鼠在阼，燒熏於堂，入水而憎濡，懷臭而求芳，雖善者不能為工。冬冰可拆，夏木可結，時難得而易失。木方盛，終日采之而復生，秋風下霜，一夕而零。質的張而矢射集

，林木茂而斧斤入，非或召之也，形勢之所致。乳犬之噬虎，伏雞之搏狸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夫待利而登溺者，必將以利溺之矣。舟能浮能沉，愚者不知足焉。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求道里。

時難得而易失，民易困而難蘇。故物再生者實不逮穫，華太早者落不待霜，時不順也。的張而矢集，林茂而斧入，勢之所致。乳犬噬虎，伏雞搏狸，情之所使。舟腐而載則沉，驥疲而驅則斃。民其可重困乎？

水雖平必有波，衡雖正必有差，尺雖齊必有危。非規矩不能定方圓，非準繩無以正曲直，用規矩者，亦有規矩之心。太山之高，倍而不見，秋毫之末，視之可察。竹木有火，不鑽不熏；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。矢之疾不過二里，跬步不休，跛鼈千里。累土不止，丘山從成。臨河欲魚，不若歸而織網。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順而後求良，人先信而後求能。巧冶不能消木，良匠不能斷冰，物有不可，如之何君子不留意。使人無渡河，可使河無波，不可。無曰不辜，甑終不墮井矣。

水平不能無波，衡正不能無差，心其可不慎諸？君子之禮義康恥，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。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順而後求良。人不先之以信，能者其可致乎？故君子為其所可為，而不為其所無奈何。

刺我行者欲我交，咎我貨者欲我市。行一棋不足以見知，彈一弦不足以為悲。今有一炭然，掇之爛指，相近也萬石俱熏，去之十步而不死。同氣而異積也，有榮華者，必有愁悴。上有羅紈，下必有麻。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。

苦語利行，苦藥利病。刺我行者欲我交，君子循義也。咎我貨者欲我市，小人徇利也。人之福不可過，服不必侈，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，民富則國昌矣。

老子曰：鼓不藏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形，故能有形。金石有聲，不動不鳴；管簫有音，不吹無聲。是以聖人內藏，不為物唱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天行不已，終有復始，故能長久。輪得其所轉，故能致遠。天行一不差，故無過矣。天氣下，地氣上，陰陽交通，萬物齊同。君子用事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通，萬物不昌，小人得勢，君子消亡，五穀不植，道德內藏。天之道，哀多益寡，地之道，損高益下，鬼神之道，驕溢與下，人之道，多者不與，聖人之道，卑而莫能上也。

心不藏物故能應物，鼓不藏聲故能應聲，不扣而鳴，則為怪矣。是以聖人內藏，不為物唱，應之而已。天地交通，萬物齊同，此明良會遇，而君子用事之時也。一或反此，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。惟聖人居高聽卑，而不自滿，無以上之。

天明日明，而後能照四方，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，域有四明，乃能長久。

明其施明者，明其化也。天道為文，地道為理，一為之和，時為之使，以成萬物，命之曰道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於物，其德不絕。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。與而不取者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高莫高於天也，下莫下於澤也，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，尊卑有叙，天下定矣。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。與而取者下德也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地承天，故定寧，地定寧，萬物形，地廣厚，萬物聚，定寧無不載，廣厚無不容。地勢深厚，水泉入聚，地道方廣，故能久長，聖人法之德無不容。

君天道，臣地道。天尊地卑，君臣之分定矣。君明臣明，照于四方，豈非堯之光宅天下，百姓昭明者乎？故法天倣地，以成萬物者，道也。養之與之而不取者，上德也。與而取之，德斯下矣。

陰難陽，萬物昌；陽服陰萬物湛。物昌無不贍也，物湛無不樂也，物樂則無不治矣。陰害物，陽自屈，陰進陽退，小人得勢，君子避害，天道然也。陽氣動，萬物緩而得其所，是以聖人順陽道。夫順物者物亦順之，逆物者物亦逆之，故不失物之情性。污澤盈，萬物節成；污澤枯，萬物節芻。故雨澤不行，天下荒亡，陽上而復下，故為萬物主。不長有，故能終而復始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；能長久，故為天下母。陽氣蓄而後能施，陰氣積而後能化，未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。故聖人慎所積。陽滅陰，萬物肥；陰滅陽，萬物衰。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，尚陰道則天下亡。陽不下陰，萬物不成，君不下臣，德化不行，故君下臣則聰明，不下臣則闇聾。

陽生陰殺，故君子好生，小人好殺也。王公尚陽道，則萬物昌；尚陰道，則天下亡。陽貴下陰，故君下臣，則聰明而國理；不下臣，則闇聾而德化不行。

日出於地，萬物蕃息，王公居民上，以明道德；日入於地，萬物休息，小人居民上，萬物逃匿。雷之動也，萬物啟，雨之潤也，萬物解，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。陰陽之動有常節，大人之動不極物。雷動地，萬物緩；風搖樹，草木敗。大人去惡就善，民不遠徙，故民有去就也，去尤甚，就少愈。風不動，火不出，大人不言，小人無述。火之出也，必待薪，大人之言，必有信。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？河水深，壤在山，丘陵高，下入淵，陽氣盛，變為陰，陰氣盛，變為陽，故欲不可盈，樂不可極。忿無惡言，怒無作色，是謂計得。火上炎，水下流，聖人之道，以類相求，聖人偃陽天下和同，偃陰天下溺沉。

天之日其人之君乎？日出於地，王公居民上，萬物蕃息。日入於地，小人居民上，萬物逃匿。陰陽之動有常節，故歲不亂時，大人之動不極物，故民不遠徙。物極則變，欲不可盈。陰陽天也，治亂則關乎人。

老子曰：積薄成厚，積卑成高，君子日汲汲以成輝，小人日快快以至辱。其消息也，雖未能見，故見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。苟向善，雖過無怨；苟不向善，雖忠來惡，故怨人不如自怨，勉求諸人，不如求諸己。聲自召也，類自求也，名自命也，人自官也，無非己者。操銳以刺，操刃以擊，何怨於人？故君子慎其微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冲氣以為和，和居中央，是以木實生於心，草實生於莢，卵胎生於中央，不卵不胎，生而須時。地平則水不流，輕重均則衡不傾，物之生化也，有感以然。

陰陽感而成中和。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，故萬姓寧。是以君子和其心志，日汲汲以成輝。小人汨其天和，日快快以至辱。故君子慎微，正諸心而自求諸己。我不怨人，人亦無怨焉？

老子曰：山致其高，而雲雨起焉，水致其深，而蛟龍生焉。君子致其道，而德澤流焉。夫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，有隱行者，必有昭名。樹黍者不穫稷，樹怨者無報德。

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。為惡而人不知，謂之至惡。山藏雲而成雨露，澤藏水而生蛟龍，君子懷其道，而澤流於世俗。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，天祐之也。有隱行者，必有昭名，人推之也。惟有天德者知之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竟

#1 #2 于：原作『為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3 久：原作『又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4 陽：原作『陰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七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微明篇

老子曰：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知之淺，不知之深，知之外，不知之內，知之粗，不知之精，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，孰知知之為不知，不知之為知乎？夫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？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，斯不善矣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

微明者其道乎。視不以目，聽不以耳，得之天而著之心，故能包裹天地，應待無方，不可以智知力求。惟知不知，為不為，言不言，則得之矣。

文子問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老子曰：何為不可。唯知言之謂乎？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，淺知之人，所爭者末矣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。

道不可言，可言即物。言固非道。非言不明。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，老子語以唯知言為可，則是言而不言，不言而言者矣。爭魚逐獸，是不知言者，執於言而著於物，則所爭者末矣。安得去言去為之人，而與之言哉？

文子問曰：為國亦有法乎？老子曰：今夫挽車者，前呼邪軒，後亦應之，此挽車勸力之歌也。雖鄭、衛、胡、楚之音，不若此之義也。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。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

有國家者猶天地也。天不言而四時行，地不語而百物生。文子問為國之法，老子語以挽車之歌，前呼後應，亦猶聖人先天弗違，後天奉時之意。治國有禮，初不在於文華之辯，不知治體，而滋章其法令者，適以為盜法賊民之資。

老子曰：道無正而可以為正，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，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雲雨，雲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。道者所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也，無達其意，天地之間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

道無正形，物隨而形。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，皆可陶冶而變化。道其神矣夫。

老子曰：聖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終始，見其造恩。故民知書即德衰，知數而仁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機械而實衰，瑟不鳴，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，軸不運於己，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。弦有緩急，然後能成曲，車有勞佚，然後能致遠。使有聲者乃無聲也，使有轉者，乃無轉也。上下異道，易治即亂，位高而道大者從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小德害義，小善害道，小辯害治，苛稍傷德。大正不險，故民易導，至治優游，故下不賊。至忠復素，故民無偽匿。

聖人立教施政，弗獲己也，必察其始終，行其所無事而已，知書數券契機械，則是有心於事，德仁信實衰矣。君藉臣以為治，猶瑟之有聲，輻之致遠，執要用大，則無不治之世矣。

老子曰：相坐之法立，即百姓怨，減爵之令張，即功臣叛。故察於刀筆之迹者，不知治亂之本；習於行陣之事者，不知廟戰之權。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，慮患於冥冥之外。愚者惑於小利，而忘大害，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忘於彼。故仁莫大於愛人，智莫大於知人，愛人即無怨刑，知人即無亂政。

治不可以多事，法不可以數變。事多變數，則百姓怨，功臣叛，上有以召之矣。治亂之本，廟戰之權，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，是必有先見之明也。

老子曰：江河之大，溢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。德無所積而不憂者，亡其及也。夫憂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，故善者以弱為強，轉禍為福，道冲而用之，又不滿也。

國之苛政橫出，猶江河之大溢，風雨之暴作，曾不少久，亡其及矣。惟憂

無德而知變者，尚可轉禍為福，以弱為強，其不可自滿也明矣。

老子曰：清靜恬和，人之性也。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，即自養不悖，知事之制，則其舉措不亂。發一號，散無競，總一管，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，執一而應萬，謂之術。居知所以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動知所止，謂之道。使人高賢僞譽己者，心之力也，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過也。言出於口，不可禁於人，行發於近，不可禁於遠。事者難成易敗，名者難立易廢，凡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於大患。夫禍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，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，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同鄰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，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，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，不可不慎察也。

天理人欲同乎一心，君子小人由乎一己，亦同出而異名者耶。執一而應萬謂之術，見動而知止謂之道。言出乎口，行發乎心，夫禍福利害，有如影響，自非至精，孰能分之？可不察諸己，而慎諸心乎？

老子曰：人皆知治亂之機，而莫知全生之具，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，推事而為之謀。聖人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弱能強，隨時動靜，因資而立功，，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變，化即為之象，運則為之應，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。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為而難成者，或難成而易敗者。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捨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偽詐也；易為而難成者，事也，難成而易敗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聖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獨見也。

時有治亂，政存乎人。知治亂之機，而莫知全生之具者，失在人而不在時也。聖人隨時動靜，察其所變，終身行之而無所困。當時而秉政者，惡可自隨，而不知全生之具耶？

老子曰：道者敬小微，動不失時，百射重戒，禍乃不滋。計福不及，慮禍過之。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，愚者有備，與智者同功。夫積愛成福，積憎成禍，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無生。夫使患無生易，施於救患難。今人不務使患無生，而務施救於患，雖神人不能為謀。患禍之所由來，萬萬無方。聖人深居以避患，靜默以待時；小人不知禍福之門，動而陷於刑，雖曲為之備，不足以全身。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。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。

夫道者敬小微，動不失時，謹初也。愚者有備，與智者同功，人之禍患，不能弭於前，而求救於後者，雖神人不能為謀。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為先，而名之與利，則置之後而毋必。禍患何從而至，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？

老子曰：凡人之道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圓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謂心小者，慮患未生，戒禍慎微，不敢縱其欲也。志大者，兼包萬國，一齊

殊俗，是非輻輳，中為之轂也。智圓者，終始無端，方流四遠，淵而不竭也。行方者，立直而不撓，素白而不汙，窮不易操，達不肆志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備具，動靜中儀，舉措廢置，曲得其宜也。事少者，秉要以偶眾，執約以治廣，處靜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禁於微也，志大者無不懷也，智圓者無不知也，行方者有不為也，能多者無不治也，事少者約所持也。故聖人之於善也，無小而不行，其於過也，無微而不改，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謂至貴矣。然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，是以無為而一之誠也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為之事又多，故動必窮，故以正教化，其勢易而必成；以衰教化，其勢難而必敗。舍其易而必成，從事於難而必敗，愚惑之所致。

志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，能欲多而事欲少。斯六者，凡人之不可不勉也。志大則物無不容，心小則幾微必戒，智圓則事無不通，行方則直而不撓，能多則為無不成，事少則約而有守。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一之以誠而已。

老子曰：福之起也縣縣，禍之生也紛紛，禍福之數，微而不可見。聖人見其始終，故不可不察。明主之賞罰，非以為己，以為國也。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，不施賞焉；逆於己而便於國者，不加罰焉。故義載乎宜，謂之君子，遺義之宜，謂之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勞，其次勞而不病，其下病而益勞，古之人，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，舍而不味也。紂為象箸，而箕子啼，魯以偶人葬，而孔子歎。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

禍福之機，有開必先，可不察歟？賞罰，人主之大柄，非以為己，以為國也。君子小人，有義利之間，治而不勞，政之上也；勞而不病，政之次也，病而益勞，政斯下矣。夫箕子之泣象箸，孔子之歎偶人，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。

老子曰：仁者，人之所慕也，義者，人之所高也。為人所慕，為人所高，或身死國亡者，不周於時也。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，不達於道也。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伯任力，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。故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，趨行等，逆順在時，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經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無以與俗交，知人而不知天，無以與道游。直志適情，即堅強賊之，以身役物，即陰陽食之。

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時異故也。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伯任力。當五伯之世，而施帝王之道者，不知於時也。不知時，則是不知天，不知人矣。何以經於世哉？

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，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內不化所以全身也，故內有定一之操，而外能屈伸，與物推移，萬舉而不陷，所貴乎道者，貴其龍變也。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成滿，猶不易，拘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。道者寂寞以虛

無，非有為於物也，不以有為於己也。是故舉事而順道者，非道者之所為，道之所施也。

龍虎變化，大人之道也。得道之人，與物推移而不陷，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。夫體道虛無，外不有於物，內不有於己，道無不施，天下化矣。

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陰陽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潤，道德之所扶，皆同一和也。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，鏡太清者視大明，立太平者處大堂，能游於冥冥者，與日月同光，無形而生於有形，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，而歸居於物之初。視於冥冥，聽於無聲，冥冥之中，獨有曉焉，寂寞之中，獨有照焉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後能用之也；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後能知之也。

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天之覆，地之載，同乎一和而已。王者戴圓履方，處大堂而立太平者，和其可失乎？真人歸居於物之初，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。是故用有不用，而後能用。知有不知，而後能知。夫是之謂大和。

道者物之所道也，德者生之所扶也，仁者積恩之證也，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。道滅而德興，德衰而仁義生。故上世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不懷，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，故君子非義無以生，失義即失其所以生；小人非利無以活，失利則失其所以活。故君子懼失義，小人懼失利，觀其所懼，禍福異矣。

道德仁義裂，而皇帝王伯分，世變使之然也。道以導之，德以生之，仁以恩之，義以宜之。四代之治，固若不同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。夫道而不德者皇，德而不懷者帝，恐失仁義者王。義失其宜，智詐興矣。

老子曰：事或欲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溫^{#1}而強餐之熱，病渴而強飲之寒，此眾人之所養也，而良醫所以為病也。快於目，說於心，愚者之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聖人者，先逢而後合眾，人先合而後逢，故禍福之門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也。

事有欲利而害，欲害而利，非人力之所可必者，物或使之也。是故先迕而後合者，聖人之道；先合而後迕者，眾人之道。禍福倚伏，利害相反，其不可不察也如此。

老子曰：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。故仁義者，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雖謀得計當，慮患解圖，國存，其事有離仁義者，其功必不遂也；言雖無中於策，其計無益於國，而心周於君，合於仁義者，身必存。故曰：百言百計常不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。

仁義者道之孫，德之子歟？四者若不相及，而未嘗相離。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，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？

老子曰：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澤，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使君子小

人各得其宜，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。人多欲即傷義，多憂即害智，故治國樂所以存，虐國樂所以亡。水下流而廣大，君下臣而聰明，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，故君根本也，臣枝葉也，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君子小人，均是人也。為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，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？治國樂其存，虐國樂其亡。君善下而不爭，則羣臣獻其忠。柢固根深，而國安矣。

老子曰：慈父之愛子者，非求其報，不可內解於心。聖主之養民，非為己用也，性不能己也，及恃其力，賴其勳，而必窮有以為，即恩不接矣。故用眾人之所愛，即得眾人之力，舉眾人之所喜，即得眾人之心。故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

父子之心天性也。父之愛子，君之養民，一有望報之心，恩其失矣。是故因其利而利之，則得眾人之力；推其善而善之，則得眾人之心。子其有不孝，臣其有不忠乎？

老子曰：人以義愛，黨以羣強，是故德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行者遠，義之所加者薄，即武之所制者小。

君以天下為心，人以義愛，則忠孝乃興。黨以羣強，則奸雄遂起。安危所繫，可不察而辯之？

老子曰：以不義而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，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，可謂愚人，無以異於梟愛其子。故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。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，見祥而不為善，即福不來，見不祥而行善，即禍不至。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。

禍福倚伏，如影隨形。貨倍而入，必倍而出。善積而不善用，如畜梟為子，寡不自害。利害之機，反兮覆兮，非神聖莫之能知。

人之將疾也，必先甘魚肉之味；國之將亡也，必先惡忠臣之語。故疾之將死者，不可為良醫，國之將亡者，不可為忠謀。修之身，然後可以治民，居家理，然後可移於官長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民之所以生活，衣與食也，事周於衣食則有功，不周於衣食則無功，事無功，德不長。故隨時而不成，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，無更其理，時將復起，是謂道紀。

國非民不立，民非食不生，不易之理也。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，不足於衣食則罔功。功不立則德不長矣。

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，危國富其吏，治國若不足，亡國困倉虛。故曰

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無為而民自化。起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師旅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寶也。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奈何其為不善也。古者親近不以言說，來遠不以言使，近者悅，遠者來。與民同欲即和，與民同守即固，與民同念者知，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譽者顯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禍，無先人言，後人而已，附耳之語，流聞千里。言者#2禍也，舌者機也，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。

無古今治亂，而不易者土宇也。古之今之，或治或亂，而不一者君民也。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，危國富其吏，治國若不足，亡國困倉虛。是故唐、虞之代天下往，戰國之世無富民。

昔者中黃子曰：天有五方，地有五行，聲有五音，物有五味，色有五章，人有五位，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聖人，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辯人，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義人、禮人，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、農人、商人，下五有眾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、小人，上五之與下五，猶人之與牛馬也。聖人者，以目視，以耳聽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真人者，不視而明，不聽而聰，不行而從，不言而公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所謂道者，無前無後，無左無右，萬物玄同，無是無非。

中黃子者，古之真人歟？其言曰：人有五位，位各五等，合之凡二十有五焉。最上者神人，最下者小人，所謂上五之與下五，猶人之與牛馬，謂小人違道悖德，若馬牛而襟裾耳。聖人不及真人，賢人不及聖人，惟其造道有淺深，故品亦隨之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七竟

#1 溫：聚珍本作『濕』。

#2 者；原作『之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自然篇

老子曰：清虛者，天之明也；無為者，治之常也。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偽，即賢、不肖者齊於道矣。靜即同，虛即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。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，神微周盈，於物無宰。

自然者天理，不自然者人欲。夫清虛而明，天之自然；無為而治，人之自然也。自然，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是以聖人神而明之，光宅天下，而物無宰焉。

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。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。故至寒傷物

，無寒不可；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；故可與不可皆可。是以大道無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，可與不可相為左右，相為表裏。凡事之要必從一始，時為之紀，自古及今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。上執大明，下用其光，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，化為四時，分為五行，各得其所。與時往來，法度有常，下及無能，上道不傾，羣臣一意，天地之道，無為而備，無求而得，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。

宇宙之間，造化流行而不息者，氣而已。有神焉，莫可得而識也。一為之始，時為之紀，古今不忒，是謂天理。道生萬物，法度有常，有物主之，莫知或使，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貴。

老子曰：樸至大者無形狀，道至大者無度量，故天圓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。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。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，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。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，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若夫規矩勾繩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為巧也，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，徒絃即不能獨悲，故絃，悲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悲也。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，放意寫神，論變而形於絃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肅者，形之君也，而寂寞者，音之主也。

樸大無形，道大無量。天圓地方，道在其中。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若夫規矩勾繩，則是為巧之具，非所以為巧矣。師文之琴，有類乎是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道為之命，物以自正。至微甚內，不以事貴。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用兵而強。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。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奪人能也，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。

古人質樸，其俗同，故不待教。後人澆漓，其俗異，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天，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而道為之命，物各自正，自然而已。聖人何庸心哉？

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，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。萬物同情而異形，知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，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。故生者無德也，死者無怨也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。狹者，入大而迷；近者，行遠而惑，聖人之道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以為極，是謂天德。

古之教者以道，今之教者以利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。夫聖人立法導民心，使各安其自然之分，生者自生，死者自死，德怨何有哉？

老子曰：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，懷萬物而不同，無

故無新，無疏無親。故能法天也，天不一時，地不一財，人不一事。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。故用兵者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。輕者欲發，重者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，非其有也。故勇者可令進鬥，不可令持堅；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陵敵；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財；廉者可令守分，不可令進取；信者可令持約，不可令應變。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。夫天地不懷一物，陰陽不產一類。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，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即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。

天之命者一，氣感不同，性隨質異，變有萬殊，不可率而齊也。聖人憲天法道，不以殊方異俗為之間，而覆之載之，養之育之，一而已矣。

老子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，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。樂所以為樂者，乃所以為悲也。安所以為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故聖人養牧民也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為其所能，周其所適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則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。天下之物無貴無賤，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。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。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，不沉鳥於淵。

善牧民者，不一其法，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；反而置之，則生道失矣。然則莊周之謂《齊物論》者，豈齊物哉？齊物理也。天之生物，各因其材而篤之。

昔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奚仲為工師。其導民也，水處者漁，林處者採，谷處者牧，陸處者田。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。臯澤織網，陵阪耕田，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#1，是以離叛者寡，聽從者眾，若風之過蕭，忽然而感之。各以清濁應，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，各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節而事寡也；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。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誅非所為也，所守也，上德之道也。

古之君天下者，君逸臣勞，無為而治。堯之時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百官分職，各以其能。惟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老子曰：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條暢之，故因即大，作即小。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，生稼者因地之宜也，征伐者因民之欲也，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。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。故先王之制法，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，無其性不可使順教，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其非

聖人為之，法度不可使向方，因其所惡以禁姦，故刑罰不用，威行如神。因其性即天下聽從，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。

聖人因人性而設教，觀風俗以為治。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惡，惡之。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矣。

道德者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懷也，民懷之則功名立。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，江海無為以成其大，窾下以成其廣，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，其德乃足，無為，故能取百川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是以取天下。而無事不自貴故富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，處不有之地。故為天下王，不爭故莫能與之爭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江海近於道，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，王公修道功成不有，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，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頁名遂成，此謂玄德，深矣遠矣，其與物反矣。

道德非釣名之具，而名隨之。古之善為君者，守無為之德，處不爭之地，功成不有，故能與天地相為長久。

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，唯聖人能知所以，非雄非雌，非牝非牡，生而不死。天地以成，陰陽以形，萬物以生。故陰之與陽，有圓有方，有短有長，有存有亡，道為之命。幽沉而無事，於心甚微，於道甚當#2，死生同理，萬物變化合於一道，簡生忘死，何往不壽？去事與言，順無為也，守道周密，於物不宰，至微無形。天地之始，萬物周於道而殊於形，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；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；蓋至細無內，故為萬物貴；道以存生，德以安形，至道之度，去好去惡，無有知故，易意和心，無與道在。夫天地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二，反而合之。上下不失，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五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規矩。夫道至親不可疏，至近不可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反。

能知古始是謂道紀。道其天下之始乎？無形而大，不言而信，變化無方，莫知其理，唯聖人知之。是以日應萬機，無與道迕，反而合之，為道之紀。

老子曰：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。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通於理。聖人之道於物無有，通狹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刑，明淺然後任察。任智者心中亂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。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，乃天覆而地載，道之以時，其養乃厚，厚養即治。雖有神聖，夫何以易之。去心知，省刑罰，反清靜，物將自正。

開物之初，帝者為誰？太古三皇，民如嬰兒，呼吸太和，無思無為。上古三皇，民如孩提，含哺鼓腹，為無所為。下古三皇，民童時，樸散道行，為所以為，庖生粒食，天下親之。五帝貴德，天下譽之。三王尚義，天下畏之。五伯失理，天下侮之。玄聖不作，素王述之，立言垂教，為萬世師，聖人復起，無以易之。

道之為君，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，一人被之不褒，萬人被之不褊。是故重為惠，重為暴，即道逢矣。為惠者布施也，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即守職者懈於官，而游居者亟於進矣。夫暴者妄誅，無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，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衰行者輕犯上矣。故為惠者即生姦，為暴者即生亂，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。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，誅者不怨，君罪之當也，賞者不德，上功之至也。民知誅賞之來，皆生於身，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，是以朝廷蕪而無迹，田疇辟而無穢。故太上下知有之，

春生秋殺，天之道也。人主法天行道，為臣子者，知所懲勸。刑賞之來，皆由自己。莫不務功修業，無僥倖之心。朝廷正而田野闢，太上之風宜可復矣。

王道者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定#3而不搖，因循任下，責成而不勞，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，進退應時，動靜循理，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，名各自命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若欲狹之，乃是離之，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默默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，運轉無端，化遂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其聽治也，虛心弱志，清明不闇，是故羣臣輻湊並進。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，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國之所以明矣。

有天下者，不患不治，患不得人。得人則王者無為乎上，守而勿失，上通太一。運轉無端，化遂如神。羣臣並進，各盡其能。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。

老子曰：知而好問者聖，勇而好問者勝，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，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，用眾人之力者鳥獲不足恃也，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。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。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，有一功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，能稱其事即為者不難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。

知仁勇，天下之達德也，好問則裕。合眾人之智，用眾人之力，而天下無敵矣。有一功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聖人兼而用之，故無棄人，無棄材。

老子曰：所謂無為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，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。事成而身不伐，功成而名不有，若夫水用舟，沙用，泥用輻，山用橈。夏瀆冬陂，因高為山，因下為池，非吾所為也。聖人不恥身之賤，惡道之不行也；不憂命之短，憂百姓之窮也。故常虛

而無為，抱素見樸，不與物雜。

無為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動也。聖人應物不先物，因其自然之勢，曲成萬物，夫何為焉？

老子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，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，為天下之民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詐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，又為其懷智不以相教，積財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，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，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。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，所以衣寒食飢，養老弱，息勞倦，無不以也。

帝王者天地之心乎？土地之廣，人民之眾，無君以主之，則強凌弱，眾暴寡，智詐欺愚，民不安處。故立天子，設三公，作民父母，撫之育之。《易》曰：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補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則天地之心可見矣。

神農形悴，堯懼，舜薰黑，禹骭胝，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傳賣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，非以貪祿慕位#4，將欲起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四體不勤，思慮不困，於事求贍者，未之聞也。

古之聖人，耳目口鼻與人同，飢寒渴飲與人同，其所不同者心也。為天下萬世生民立極。凡在聖人之列者，鮮不勞其心志而後成其功，功成復不自有其功，此所以為聖也。

老子曰：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。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，虛靜無有，忽恍無際，遠無所止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是謂大道之經。

天地者，人之大父母也。凡有血氣者，皆天之所子而君為之長，代天作子焉。故稱天子。天子視民猶赤子，不廢所與養，則天視天聽，此感彼應，夫是之謂大道之經。

老子曰：夫道者，體圓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之一#5原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天圓而無端，故不得觀其形，地方而無涯，故莫能窺其門。天化遂無形狀，地生長無計量。夫物有勝，唯道無勝，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。輪轉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，日月之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，制形而無形，故功可成，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

道生天地，天地生人，猶祖生父而父生子。氣神感化形萬殊而道一焉。道無形，身有形，夫制形者無形，役物者不物，其神矣夫？

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，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，修正於境內，而遠方懷德，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。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

，喜怒法四時，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誦申不變五度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為之去殘除害。夫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。循己而動，天下為鬥。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，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。用其自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#6，其為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。

日月奪明則蝕，陰陽失和則戰。戰則物必傷焉。廟戰者，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。神化者，王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。使桀受修德，則牧野鳴條，何得因民之欲，用民之力，而故其主哉？惟民有皆亡之心，故不曰弑君而曰去殘除害也。悲夫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竟

#1 聚珍本此句下有『以所長易所短』，六字。

#2 當：聚珍本作『富』。

#3 定：聚珍本作『度』。

#4 貪祿慕位：聚珍本作『貪位慕祿』。

#5 之一：聚珍本作『一之』。

#6 用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下德篇

老子曰：治身，太上養神，其次養形，神清意平，百節皆寧，養生之本也。肥肌膚，充腹腸，開#1嗜欲，養生之末也。治國，太上養化，其次正法。民交讓，爭處卑，財利爭受少，事力爭就勞，日化上而遷善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治之本也。利賞而勸善，畏刑而不敢為非，法令正於上，百姓服於下，治之末也。上世養本，而下世事末。

下德，執德也。太上養神，治身之本也。其次養形，治身之末也。太上養化，治國之本也。其次正法，治國之末也。降此而下，則又下德之下者焉。

老子曰：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與治之臣不萬一，以不世出求不萬一，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。霸王之功，不世立也。順其善意，防其衰心，與民同出一道，則民可善，風俗可美。所貴聖人者，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，貴其知亂之所生也。若開其銳端，而從之放僻淫洗，而棄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，不能禁其姦矣。

明良會合，千載一逢。夫明君不世出，良臣不萬一，以不世之君，得萬一之臣，唐虞而下，若成湯之於伊尹，文王之於呂望，世不多見；如齊桓之管仲，亦不世出#2。是以治日少，而亂日多，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？

老子曰：身處江湖#3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即重生。重生即輕利矣。猶不

能自勝，即從之，神無所害也。不能自勝而強不從，是謂重傷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。故曰：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是謂玄同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

人有仕隱，道無屈伸。夫身江湖而心魏闕，畎畝不忘也。是故有道之士，隱以此道，任以此道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。夫是之謂玄同。

老子曰：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。所謂為善易者，靜而無為，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也。所謂為不善難者，篡弑驕淫#4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也。今之以為大患者，由無常厭度量生也。故利害之地，禍福之際，不可不察。聖人無欲也，無避也。事或欲之，適足以失之；事或避之，適足以就之。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為矣。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，適授與之度？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節。夫動靜得，即患不侵也；授與適，即罪不累也；理好憎，即憂不近也；和喜怒#5，即怨不犯矣。

善惡異跡，同出於心。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。禍福之階，事不可必，欲得而反失之，欲避而反就之。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，和喜怒之節，事無不善，何憂怨之有？

體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讓禍，其有不棄，非其有不制，恒滿而不溢，常虛而易贍。故自當以道術度量，即食充虛，衣圍寒，足溫飽七尺之形。無道術度量。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，不足以為快；天下之富，不足以為樂。故聖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內守，物不能惑。

修身有道，處世有術。夫體道之人，守其天常，安其命義，食止充虛。衣止禦寒，不苟所得，不棄所有，禍不倖免，福不妄就，達不自驕，窮不易操，樂乎天真，與道同久。

老子曰：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；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#6者也。故為治之本，務在安民；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；足用之本，在於不奪時；不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；節用之本，在於去驕；去驕之本，在於虛無。故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；達命之情者，不務#7知之所無奈何。目說五色，口惟#8滋味，耳淫五聲，七竅交爭，以害一性。日引衰欲，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治天下何？

將勝乎人，先勝乎己。未有己不勝，而能勝人者也。勝人者有力，欲勝理也；自勝者強，理勝欲也。理勝則得人心，人將自用其力；欲勝則用人之力，人將先離其心。天理人欲之異，宜有間然。

所謂得天下者，非謂其履勢位，稱尊號，言其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。有

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，此失天下也。故桀紂不為王，湯武不為放。故天子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子失道，守在諸侯。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。故曰：無恃其不吾奪也，恃吾不可奪也。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，無益於持天下矣。

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。聖人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，而天下治。若夫桀紂之為君，有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，此湯武之所以不為之臣，天下失道，諸侯為守，誰之過歟？

老子曰：善治國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夫怒者，逆德也，兵者，凶器也。爭者，人之所亂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亂逆之至也。非禍人不能成禍，不如到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人之性情，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。願賢己，則爭心生；疾不及人，則怨爭生。怨爭生，則心亂而氣逆。故古之聖王退爭怨，爭怨不生，則心治而氣順。故曰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

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，人己兩全之道也。夫怒逆德，兵凶器，爭者，人之所亂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亂逆之至也。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。越欲伐吳，蠡引以為諫，勾踐不聽，敗于夫椒。則知欲禍人者，乃所以自禍也。賢者肯如是乎？

老子曰：治物者，不以物以和；治和者，不以和以人；治人者，不以人以君；治君者，不以君以欲；治欲者，不以欲以性；治性者，不以性以德；治德者，不以德以道。以道本人之性，無褻穢，久湛於物，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。衣食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故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唯有道者，能遺物反己。有以自鑒，則不失物之情；無以自鑒，即動而惑營。夫縱欲失性，動未嘗正，以治生即失身，以治國即風人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

性與欲固有間矣。人皆然，君惟甚。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，先明己之性，而後明物之性。明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。

古者聖人能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。凡舉事者，必先平意清神。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彩色，而欲得事正，即難矣，是以貴虛。故水激而波起，氣亂則志昏；昏智不可以為正，波水不可以為平。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。夫一者至貴，無敵於天下，聖王託於無適，故為天下命。

古之學者為己，為己之道立，而後為人之道行。聖人得諸己，故清明在躬，無遠弗燭；得萬物之情，而命令行於天下矣。

老子曰：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氣而生。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；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。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也。天地之間，一人之身也；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形也。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；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聖人由近知遠，以萬異為一同。氣蒸乎天地，禮義廉恥不設，萬民不相

侵暴虐，由在乎混冥之中也。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，用多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，民貧苦而忿爭生，是以貴仁。人鄙不齊，比周朋黨，各推其與，懷機械巧詐之心，是以貴義。男女羣居，雜而無別，是以貴禮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迫於不得已，即不和，是以貴樂。故仁義禮樂者，所以救殘也，非通治之道也。

天地一身，天下一氣，陽變陰化，陶冶萬物，皆乘一氣而生。聖人愛養萬民，視為一家，故天下和平也。若乃用多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，則民貧苦而忿爭生。非通治之道矣。

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，而心反其初，即民性善；民性善，即天下陰陽從而包之，是以財足而人贍，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。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，而民不淫於彩色。故德衰然後飾仁義，和失然後調聲，禮淫然後飾容，故知道德，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；知仁義，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。

聖人誠而明之，反其性初，民復於善。民性善，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財足人贍，貪鄙不生，忿爭乃息。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矣。

老子曰：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。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義，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說而順情，其心和而不偽，其事素而不飾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。安即留，激即行。通體乎天地，同精乎陰陽，一和乎四時，明朗乎日月，與道化者為人。機巧詐偽，莫載乎心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叔，風雨不為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，此清靜之所明也。

天清地靜，故能長久。聖人以清靜為治者，法天地也。心清則內合乎道，體靜則外同乎人。是以不出戶而化行。

老子曰：治世之職易守也，其事易為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償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，農士工商，鄉別州異。故農與農言藏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，是以士無遺行，工無苦窳，農無廢功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。異形殊類，易事而不悖，失業而賤，得志而貴。

古人世守一官，官守一事，故治世之臣，職易守，事易為。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。官益冗而史益繁，政出多門，反政害治。

夫先知遠見之人，才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民。博文強志，口辯辭給之#11人，知之溢也，而明主不求於下。敖世賤物，不從流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為化民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為人量；行不可逮者，不以為國俗。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，道術可世傳也。故國法可與愚守也，而軍旅可以法同也。不待古之英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。末世之法，高為量而罪不及也，重為任而罰不勝也，危為難而誅不敢也。民困於三責，即飾智而詐上，犯衮而行危，雖峻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獸窮即觸，鳥窮即啄，人窮即詐，此之謂

也。

才不可以勝德，言不可以過行。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，治世不以責於人；聞博而有辯口之佞者，明主不以求於下。傲世伉行，責人以重難，強人以不能者，惡免人窮之詐哉？

老子曰：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；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知也。大可睹者，可得而量也；明可見者，可得而蔽也；聲可聞者，可得而調也；色可譽者，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，至微神明不能領也。及至建律曆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，即樸散而為器也。立仁義，修禮樂，即德遷而為偽矣。民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攻上，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。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，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。

聖人剖大樸，法天地，觀象以制器，若雷霆之於鍾鼓，風雨之於音律，皆得象而為之。至若天地之大，神明之微，則有所不能盡究也。惟至人淳樸不散，而可以為萬世之師。

老子曰：夫至人之治，虛無寂寞，不見可欲，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，靜而體得，動而理通，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。漠然無為而天下和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，不忿爭而財足。施者不德，受者不讓，德反歸焉，而莫之惠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謂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由出，謂之搖光。搖光者，資糧萬物者也。

北辰，天之尊帝也。端居天心，而眾星拱之。至人取法為治，心與神處，漠然無為，而天下和。搖光居北斗之杓，資糧萬物，隨天左旋，日轉一周。斗不降祿，生民周食。舜察璇璣以齊七政，其知天矣乎？

老子曰：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，雷霆風雨也。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。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，正五道#12，即與道淪。神明藏於無形，精氣反於真，目明而不以視，耳聰而不以聽，口當而不以言，心條通而不以思慮，委而不為，知而不矜，直性命之情，而知故不可害。精存於目，即其視明；存於耳，即其聽聰；留於口，即其言當；集於心，即其慮通。故閉四關，即終身無患，四支九竅莫死莫生，是謂真人。地之生財，大本不過五行，聖人節五行，即治不荒。

人有五性應天，五星應地。五行五性動，而七情出，身可不知愛乎？夫神藏於心，精藏於腎，魂藏於肝，魄藏於肺，意藏於脾，神明藏於無形。莫生莫死，是謂真人。

老子曰：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，故可以為平；繩之於內外，無私曲直，故有以為正；人主之於法，無私好憎，故可以為令。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。水戾破舟，木擊折軸，不怨木

石，而罪巧拙者，智不載也。故道有智則亂，德有心則險，心有眼則眩。夫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常一而不衰，方行而不留。一日形之，萬世傳之，無為之為也#13。

人有私心，罔不害道。人主無私，故法一而令行。是故德有心則險，心有眼則眩。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，則知一者無為之為。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。

老子曰：人之言曰：國有亡主，世無亡道。人有窮而理無不通，故無為者，道之宗。得道之宗，並應無窮也，故不因道理之數，而專己之能，其窮不遠也。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。故積#14力之所舉，即無不勝也。眾智之所為，即無不成也。千人之眾無絕糧，萬人之羣無廢功。工無異伎，士無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惡，職事不慢也，夫債少易償，職寡易守也，任輕易勸也。上操約少之分，下效易為之功，是以君臣不相厭也。

天不自天，有為天者，地不自地，有為地者。為者其誰耶？國有亡主，世無亡道。伊尹五就桀而不用，是專己之能，而不知因人之道也，故伊尹不為夏而為湯矣。夏其有不亡，湯其有不興乎？

老子曰：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；聰明照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於四時；覆露皆道，並貺而無私；蜎飛蠕動，莫不仰德而生；德流方外，名聲傳於後世。法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德與天地參光，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，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，內能治身，外得人心，發號施令，天下風從。則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壯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，優柔委順以養羣類，其德含愚而容不肖，無所私愛也。用六律者，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，伐亂禁暴，興賢良廢不肖，匡裏以為正，攘險以為平，矯枉以為直，明施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因勢，以服役人心者也。帝者，不體陰陽即侵；王者，不法四時即削；霸者，不用六律即辱；君者，失準繩即廢。故小而行大，即窮塞而不親；大而行小，即狹隘而不容。

不曰皇，而曰帝、曰王、曰霸、曰君，何哉？尊皇也。帝者失道而後德，王者失德而後仁，霸者失仁而後義，君者失義而後禮。大者立，則小者在焉；小者立，則大者失矣。

老子曰：地廣民眾，不足以為強；甲堅兵利，不可以恃勝；城高池深，不足以為固；嚴刑峻法，不足以為威。為存政者，雖小必存為；亡政者，雖大必亡。故善守者，無與禦。善戰者，無與鬥，乘時勢因民欲，而取天下。故善為政者，積其#15德；善用兵者，畜其怒。德積而民可用也，怒畜而威可立也。故

文之所加者深，權之所服者大，德之所施者博，威之所制者廣。廣則我強而敵弱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敵而後戰，故費不半而功十倍。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；萬乘之國，好用兵者亡。王兵先勝而後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，此不明於道也。

行文德者，雖小必存。好用兵者，雖大必亡。夫善為政者積其德，善用兵者畜其怒。惟知兵本以止亂，而不以為亂，則民不傷而國長存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竟

#1 開：聚珍本作『供』。

#2 出：原作『立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3 湖：聚珍本作『海』。

#4 淫：聚珍本作『詐』。

#5 和喜怒：聚珍本作『喜怒節』。

#6 失己而得人：原作『得人而失己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7 務：聚珍本作『憂』。

#8 惟：聚珍本作『肥』。

#9 天子：原作『天下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10 人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#11 之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#12 正五道：聚珍本作『止五遁』。

#13 此句下有『者無為，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而不易也』。據聚珍本刪。

#14 積：原作『即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15 其：原作『有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上仁篇

老子曰：君子之道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生。靜則下不擾，儉則民不怨；下擾則政亂，民怨則德薄。政亂，賢者不為謀；德薄，勇者不為鬥。亂主則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，處一主之勢，竭百姓之力，以養耳目之欲。志專於宮室臺榭、溝池苑囿、猛獸珍怪。貧民饑餓，虎狼厭芻豢，百姓寒凍，宮室衣綺繡。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

上仁者靜以修身，儉以養民，君子之所當為者也。下擾政亂，民怨德薄，君子不為矣。肯作無益以害有益，畜無用以蠹有用哉？

老子曰：非淡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制斷#1。以天下之目視，以天下之耳聽，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爭，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

情得上聞，百官修達，群臣輻湊。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誅罪。法令督而不苛，耳目通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陳於前而不逆。故賢者盡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遠者懷其德，得用人之道也。

淡漠寧靜，寬大正平，仁政之事也。夫用人之道，以天下之目視耳聽，則聰明廣；以天下之智慮力爭，則功業大。故賢者盡智，愚者竭力，近者懷恩，遠者服德。此三代之所以久，後世無以及之。

夫乘輿馬者，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游而濟江海。使言之而是，雖商夫芻蓋，猶不可棄也；言之而非，雖在人君卿相，猶不可用也。是非之處，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。其計可用，不羞其位，其言可行，不貴其辯。闇主則不然，群臣盡誠效忠者稀，不用其身也。而親習褒枉，賢者不能見；疏遠卑賤，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。有言者，窮之以辭，有諫者，誅之以罪，如此而欲安海內，存萬方，其離聰明亦以遠矣。

造物假我則有，奪我則無，假之為用大矣哉。夫輿馬之代步，舟楫之濟涉，千里可不勞而至者，假得其力也。君假臣以為治，臣假君以行志，失假借之用，獨夫而已。惟明君而後足以與此。

老子曰：能尊生者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先祖之遺爵，必重；生之所由來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。故貴以身治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乃可以託天下。

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。尊生者，無嗜欲殺身之害也。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，有求於所養，反至喪身傾家之禍者，惑滋甚矣。

文子問治國之本，老子曰：本在於治身。未嘗聞身治而國亂，身亂而國治也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

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文子問治國之本，老子語以本在治身，則是身治而後家治，家治而後國治矣。身猶國也，國猶身也。詩云：執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

文子問曰：何行而民親其上。老子曰：使之以時，而敬慎之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天地之間，善即吾畜之，不善即吾讎也。昔者商夏之臣，反讎桀紂而臣湯武；宿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而歸神農氏。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

舜有善行，天下慕之。文子問何行而民親其上，老子語以使之以時，而敬慎之，善即吾畜，不善即吾讎。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，臣之視君如寇讎矣。民能戴君，能覆君，斯可畏也。

老子曰：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；地廣者，制不可以狹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

煩；民眾者，教不可以苛。事煩難理，法苛難行，求多難贍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；銖而稱之，至石必過。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。大較易為智，曲辯難為慧。故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者，聖人不為也；無益於用，有益於費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厭約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。功約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，任於眾人則易。故小辯害義，小義破道，道小必不通，通必簡。

量有寬狹，智有淺深。地廣民眾，非淺智狹量所能理。況任高治大，其可以叢脞猥惰為哉？小辯害義，小義害道，此小人之事也，君子不為矣。

河以逶迤故能遠，山以陵遲故能高，道以優游故能化。夫通於一伎，審於一事，察於一能，可曲說，不可廣應也。夫調音者，小弦急，大弦緩；立事者，賤者勞，貴者佚。道之言曰，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焉者亡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。施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誠為之者也。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為之者也。故有道以治之，法雖少，足以治；無道以治之，法雖眾，足以亂。

小器易盈，必不可久；大器晚成，必得其壽。與天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者亡。故有道以理之，則法簡而易治；無道以理之，則法煩而易亂。

老子曰：鯨魚失水，則制於螻螳；人君舍其所守，而與臣爭事，則制於有司。以自為持位，守職者以聽從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。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，則智日困而自負責。數窮於下，則不能伸理；行墮於位，則不能持制。智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為刑，即無以與天下交矣。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，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風。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，即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。百官煩亂，而智不能解；非譽萌生，而明不能照。非己之失，而反自責，即人主愈勞，人臣愈佚。是代大匠斲也，夫代大匠斲者，稀有不傷其手矣。

人主失道，受制於臣，猶鯨魚失水，為蟻所制也。夫為君之道，在乎命賢，擇相而已。相得其賢，百官未有不正，天下未有不治。一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，不待下之所制，將自困矣。

與馬逐走，筋絕不能及也，上車攝轡，馬使衡下。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無御相之勞，而致千里，善乘人之資也。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諛；議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不能治國。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。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。中欲不出，謂之扃；外妄不入，謂之閉。中扃外閉，何事不節？外閉中扃，何事不成？故不用之，不為之，而有用之，而有為之。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循名

責實，使自有司，以不知為道，以禁苛為主，如此則百官之事，各有所考。

夫與馬逐走，是君與臣角力也。登車致遠，是任臣以成治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談，唯神化者，凡用可節，私謁不行，官盡職而事有考矣。

老子曰：食者，民之本也；民者，國之基也。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時，下盡地利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羣生遂長，萬物蕃植。春伐枯槁，夏收百果，秋蓄蔬食，冬取薪蒸。以為民資，生無乏用，死無傳尸。先王之法，不掩羣而取馭詘，不涸澤而漁，不焚林而獵。豺未祭獸，罝罟不得通於野；獺未祭魚，網罟不得入於水；鷹隼未擊，羅網不得張於谷；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於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得以火田；育孕不殺，穀卵不探；魚不長尺不得取，犬豕不期年不得食。是故萬物之發生，若蒸氣出。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、富國利民之道也。非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民不忘乎心，則民自備矣。

富國者民養。民者，食基本之論也。因天時，盡地利，用人力，三才之道備，然後羣生遂長，萬物蕃植，民賴以食，國藉以富。豈不謂生財有大道者乎？

老子曰：古者明君，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，必計歲而收，量民積聚，知有餘不足之數，然後取奉。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，而不罹於饑寒之患。憊怛於民也，國有饑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；與民同苦樂，則天下無一反民。闇主即不然，取民，不裁其力；求下，不量其積，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。力勤財盡，有旦無暮，君臣相疾。且人之為生也，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，中田之收，不過四石，妻子老弱，仰之而食。或時有災害之患，無以供上求。即人主愍之矣，貪主暴君，涸漁其下，以適無極之欲，則百姓不被天和，履地德矣。

堯之為君，視民猶己，取下有節，奉有度，故人無惡逆，比屋可封。以明君之治，必計歲豐歉，量民虛實然後取。奉民無怨，咨天亦無譴焉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。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。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。故積陰不生，積陽不化，陰陽交接，乃能成和。是以聖人之道，寬而慄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，道正在於剛柔之間。夫繩之為度也，可卷而懷之，引而伸之，可直而布之。長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故聖人體之。夫恩推即便，便即不威；嚴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；愛推即縱，縱即不令，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；是以貴和也。

氣以和為主，天地和而萬象明，陰陽和而百物生，君臣和而朝廷治，父子而家道成，上下和而人事濟，榮衛和而身康寧，和之義大矣哉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；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故聖人見化以觀其

。德有昌衰，風為先萌。故得存道，雖小必大；有亡徵者，雖成必敗。國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輕。故存在得道，不在於小；亡在失道，不在於大。故亂國之主，務於地廣，而不務於仁義，務在高位，而不務於道德。是捨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若上亂三光之明，下失萬民之心，孰不能承？故審其己者，不備諸人也。

天下通行之謂道，萬古不易之謂理。故道理最大。自古有國家者，得道則昌，失理則亡。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，猶木之無根，槁仆可俟也。

古之為君者，深行之謂之道德，淺行之謂之仁義，薄行之謂之禮智。此六者，國家之綱維也。深行之則厚得福；淺行之則薄得福；盡行之天下服。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義即正一國，修禮智即正一鄉。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，故道不以雄武立，不以堅強勝，不以貪競得。立在於天下推己，勝在於天下自服，得在於天下與之，不在於自取。故雌牝即立，柔弱即勝，仁義即得，不爭即莫能與之爭。故道之在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也。

道德、仁義、禮智，根于心者，一夫行之有淺深，施之有厚薄，名從實立，六者分焉。雖然，同一善也，上者善則下者莫敢不善。後世不修道德，專以勢力為治，而國危矣。

天之道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欲名之大，而求之爭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雖執而得之，不留也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，在天下與之。與之者歸之。天下所歸者，德也。故云：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。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不歸即用兵，用兵即危道也。故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，用之殺傷人，勝而勿美。故曰：死地，荊棘生焉，以悲哀泣之，以喪禮居之。是以君子務道德，而不用重兵也。

天道自然，有為則失。名者，實之寶。名之大莫如君，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。與之者，歸之也。此二帝、三王之所以優，而五霸、七雄之所以劣。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，去天道遠矣。

文子問曰：仁義禮智何以為薄於道德也。老子曰：為仁者，必以哀樂論之；為義者，必以取與明之。四海之內，哀樂不能徧，竭府庫之貨財，不足以贍萬民。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，因天地之性，萬物自正，而天下贍，仁義因附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居其薄。夫禮者，實之文也；仁者，恩之效也。故禮因人情而制，不過其實；仁不溢恩，悲哀抱於情，送死稱於仁。

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，老子語以為仁者，必以哀樂論之；為義者，必以取與明之。夫哀樂取與，涉於有為，海宇之民可哀者眾，可樂者寡；府庫之財，取之有限，與之易竭；道德無為，任萬物之自正，而天下贍足。

夫養生，不強人所不能及，不絕人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其適，非譽無由生

矣。故制樂足以合懽，不出於和，明於生死之分，通於侈儉之適也。末世即不然，言與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，禮飾以煩，樂擾以淫，風俗濁於世，非譽萃于朝，故至人廢而不用也。與驥逐走，即人不勝驥；託於車上，即驥不勝人。故善用道者，乘人之資以立功，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。主與之以時，民報之以財；主遇之以禮，民報之以死。有危國，無安君；有憂主，無樂臣。德過其位者，尊；祿過其德者，凶。德貴無高，義取無多。不以德貴者，竊位也；不以義取者，盜財也。聖人安貧，樂道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己，故不違義而妄取。

天下之生久矣，得其養則生益蕃，故賢君不強人所不能及，亦不絕人所不能已，值民均得其養。是故安貧而樂道，不以欲傷生，不違義而取其可，多欲乎？

古者無德，不尊；無能，不官；無功，不賞；無罪，不誅。其進人也，以禮；退人也，以義。小人之世，其進人也，若土之天；其退人也，若內之淵。言古者，以疾今也。相馬，失之瘦，選士，失之貧。豚肥充廚，骨貴不官。君子察實，無信讒言。君過而不諫，非忠臣也；諫而不聽，君不明也。民沉溺而不憂，非賢君也。故守節死難，人臣之職也；衣寒食饑，慈父之恩也。以大事小，謂之變人；以小犯大，謂之逆天，前雖登天，後必入困。故鄉里以齒，老窮不遺；朝廷以爵，尊卑有差。

選士之法，如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有一於是，宜可仕也。四無一焉，則是沐猴而冠矣。古者無德不尊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貴，無罪不誅，故官不失人，人不失用。

夫崇貴者，謂其近君也；尊老者，謂其近親也；敬長者，謂其近兄也#6。生而貴者驕，生而富者奢。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，而能無為非者寡矣。學而不厭，所以治身也。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。有賢師良友，舍而為非者寡矣。知賢之謂智，愛賢之謂仁，尊賢之謂義，敬賢之謂禮，樂賢之謂樂。

父子主恩，君臣主義，知恩義而忠孝之本。立能崇貴，尊老敬長，可謂知本矣。能知賢、愛賢、尊賢、敬賢、樂賢，則求賢、養賢、用賢之道得矣。

古之善為天下者，無為而無不為也，故為天下有容。能得其容，無為而有功；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。為天下有容者，豫兮其若冬涉川，猶兮其若畏四鄰；儼兮其若客；渙兮其若冰之液；敦兮其若樸；混兮其若濁；廣兮其若谷。此謂天下之容也。豫兮其若冬涉川者，不敢行也；猶兮其若畏四鄰者，恐自傷也；儼兮其若客者，謹為恭敬也；渙兮其若冰之液者，不敢積藏也；敦兮其若樸者，不敢廉成也；混兮其若濁者，不敢清明也；廣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。進不敢行者，退而不敢先也；恐自傷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；謹於恭敬者，自卑

下尊敬人也；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；不敢廉成者，自虧缺不敢全也；不敢清明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，不敢盛盈者，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。夫道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卑下故能高人，自損弊故實堅，自虧缺故盛全，處濁辱故新鮮，見不足故能。賢道，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古之善為天下者，無為而無不為，天下之大，民物之眾，無不容矣。此無為之功所以大，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也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竟

#1 非寬大無以制斷：聚珍本作『非寬大無以並覆，非正平無制斷』。

#2 乃可以：聚珍本作『所以』。

#3 位：原作『仁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4 量：原作『重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5 服：原作『勝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6 也：原作『色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上義篇

老子曰：凡學者，能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見其終始，反於虛無，可謂達矣。治之本，仁義也；其末，法度也。人之所生者，本也；其所不生者，末也。本末一體也，其兩愛之性也。先本後末，謂之君子；先末後本，謂之小人。法之生也，以輔義，重法棄義，是貴其冠履，而忘其首足也。仁義者，廣崇也。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，毀；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，覆。故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，任重莫若棟，任國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猶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。故事不本於道德者，不可以為經；言不合於先王者，不可以為道。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，非天下通道也。

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。治有本末，知所先後，則近於道德矣。術其可以治天下乎？

老子曰：治人之道，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。齊輯之乎轡銜，正度之乎胸膺，內得於中心，外合乎馬志，故能取道致遠，氣力有餘，進退還音旋曲，莫不如意，誠得其術也。今夫權勢者，人主之車與也；大臣者，人主之駟馬也。身不可離車輿之安，手不可失駟馬之心。故駟馬不調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。執道以御之，中才可盡；明分以示之，姦袞可止。物至而觀其變，事來而應其化。近者不亂，即遠者治矣。不用適然之教，而得自然之道，萬舉而不失矣。

天地一馬，萬物一指。聖人格物之至，而以車輿譬乎權勢，駟馬譬乎大臣

，人主因而乘之，不煩智力，無遠不服，是乃治之方也。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？

老子曰：凡為道者，塞衰隧，音遂暗路防未然。不貴其自是也，貴其不得為非也。故曰：勿使可欲，無日不求；勿使可奪，無日不爭。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。有餘者，止於度；逮於用，故天下可一也。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功勞而用朋黨，即奇伎逃亡，守職不進；民俗亂於國，功臣爭於朝。故有道以御人，無道則制於人。

良醫不治已病，治未病。為道者，塞邪隧，治未然，其亦良醫之謂歟？故不貴自是，貴不為非，則無可欲之求，可奪之爭矣。故有道則可以御人，無道則受制於人。

老子曰：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；政教有道，而令行為右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於事，不必循俗。故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。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；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；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。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故聖人所由曰道，猶金石也，一調不可更事；猶琴瑟也，曲終改調。法制禮樂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治也。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，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。

道乃法之體，法乃道之用。夫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者道也。政教有道，而令行為右者法也。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，為其束於教耳。

老子曰：天下幾有常法哉？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地，詳於鬼神，即可以正治矣。昔者三皇，無制令而民從，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后氏不負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。故法度制令者，論民俗而節緩急。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。夫制於法者，不可與遠舉；拘禮之人，不可使應變。必有獨見之明，獨聞之聰，然後能擅道而行。夫知法之所由生者，即應時而變；不知治道之源者，雖循終亂。今為學者，循先襲業，握篇籍，守文法，欲以為治，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，欲得宜適亦難矣。夫存危治亂，雖智不能；道先稱古，雖愚有餘。故不用之法，聖人不行也；不驗之言，明主不聽也。

聖人立法，本為禁奸惡、平冤抑、保人民也。三皇無制令而從；五帝而下，所制法令賞罰，代各不同者，時變故也。明主其可不究乎？

文子問曰：法安所生？老子曰：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。眾適合乎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從天下也，非從地出也，發乎人間，反己自正。誠達其本，不亂於末。知其要，不惑於疑；有諸己，不非於人；無諸己，不責於所立。

立於下者，不廢於上；禁於民者，不行於身。故人主之制法也，以自為檢式。故禁勝於身，即令行於民。

文子問法安所生，老子語以法生於義。義者，宜也。先王立法，務適眾情，故先以身為檢式，所禁於民者，不敢犯於身。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。

夫法者，天下之準繩也，人主之度量也。縣法者，法不法也。法定之後，中繩者賞，缺繩者誅。雖尊貴者，不輕其賞；卑賤者，不重其刑。犯法者，雖賢必誅；中度者，雖不肖無罪。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。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，使不得恣也；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，使不專行也。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，使不得橫斷也。人莫得恣，即道勝而理得矣。故反於無為。無為者，非謂其不動也，言其從己出也。

法者，人主示度量，為天下準繩也。法定之後，不二所施，夫犯法者，雖尊貴必誅；中度者，雖卑賤無罪。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。古之置有司，立人君，制禮法，三者不廢，天下無怨民，世可反樸，法令何庸哉？

老子曰：善賞者，費少而勸多；善罰者，刑省而姦禁；善與者，用約而為德；善取者，入多而無怨。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姦。賞一人，而天下趨之；罰一人，而天下畏之。是以至賞不費，至刑不濫。聖人守約而治廣，此之謂也。

生長殺藏，天之道也；賞罰取與，人之道也。聖人上法天道，下因民心，而為平治之本。夫有天下者，能於四者之柄，每事盡善。故賞一人，而天下趨之；罰一人，而天下畏之。

老子曰：臣道者，論是處當，為事先唱，守職明分，以立成功。故君臣異道即治，同道即亂，各得其宜，處有其當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。故枝不得大於榦，末不得強於本，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。夫得威勢者，所持甚少，所任湛大，所守甚約，所制甚廣。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，所得勢也；五寸之關，能制開闔，所居要也。下必行之令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害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。發號令行禁止者，以眾為勢也。義者，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從之；暴者，非能盡害於海內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之。故舉措廢置，不可不審也。

君依臣而立，臣依君而行。君無為乎上，臣有為乎下。論是處當，守職明分，臣之事也。君臣各得其宜，即上下有以相使，小大有以相制。故異道即治，舉措廢置，有關於治亂為君者不可不審也。

老子曰：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為之。今人君之論臣也，不計其大功，總其略行，而求其小善，即失賢之道也。故人有厚德，無問其小節；人大有譽，無疵其小故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成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足以

為累也。成其大略非也，閭里之行，未足多也。故小謹者無成功，疵行者不容眾。體大者節疏，度巨者譽遠，論臣之道也。

世之全材難得，自古皆然。夫工師之求棟梁，能不拘小節，故大材可得。人主之論臣佐、知屈寸而伸尺，則大賢可得矣。蓋人無十全，事無盡美，舍小取大，何功不成？舍短從長，何事不濟？

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，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。力自修以道，而不責於人，易償也。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。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；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，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於天下，即難矣。眾人之見，位卑身賤，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。故論人之道，貴即觀其所舉，富即觀其所施，窮即觀其所不受，賤即觀其所不為。視其所處難，以知其所勇；動以喜樂，以觀其守；委以貨財，以觀其仁；振以恐懼，以觀其節。如此，財人情可得矣。

自恕者不改過，責人者不全交。夫君子不責備於人者，知人非堯舜，不能每事盡善也。人大材，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？

老子曰：屈者，所以求伸也；枉者，所以求直也。屈寸伸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為之。百川並流，不注海者不為谷；趨行殊方，不歸善者不為君子。善言貴乎可行，善行貴乎仁義。夫君子之過，猶日月之蝕，不害於明。故智者不妄為，勇者不妄殺，擇是而為之，計禮而行之，故事成而功足恃也，身死而名足稱也。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。智能並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，不中繩者謂之小人。君子雖死亡，其名不滅；小人雖得勢，其罪不除。左手據天下之圖，而右手刎其喉，雖愚者不為，身貴於天下也。死君親之難者，視死如歸，義重於身也。故天下大利也，比之身即小；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義即輕。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。

屈伸相感之道，君子小枉而大直，猶龍蛇之蟄奮。善言善行，潤澤群生，皆自屈身養德中來。聖人以仁義為準繩，知身重於天下，義重於身，故能死君親之難。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。

老子曰：道德之倫，猶日月也，夷狄蠻貊，不能易其指。趨舍同，即非譽在俗；意行均，即窮達在時。事周於世，即功成；務合於時，即名立。是故立功名之人，簡於世而謹於時，時之至也，間不容息。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，將以存亡平亂，為民除害也。貪叨多欲之人，殘賊天下，萬民騷動，莫寧其所。有聖人勃然而起，討強暴，平亂世，為天下除害，以濁為清，以危為寧，故不得不中絕。

人之道德，天之日月也。人之五性，天之五星也。雖夷狄蠻貊，無以易之

。夫趣舍在己，非譽在人，用不用關於時，行不行係乎命。是以君子得時行道，間不容息。

赤帝為火災，故黃帝擒之。共工為水害，故顓頊誅之。教之以道，導之以德，而不聽，即臨之以威武。臨之不從，則制之以兵革。殺無罪之民，養不義之主，害莫大焉。殫天下之財，贍一人之欲，禍莫深焉。肆一人之欲，而長海內之患，此天倫所不取也。所為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，今乘萬民之力，反為殘賊，是以虎傅翼，何為不除？夫畜魚者，必去其編獺；養禽獸者，必除其豺狼。又況牧民乎？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。

國家五運，其來久矣。赤帝火運，君失其德，火乃為災；共工水運，君失其德，水乃為災，以知人君失德，隨運為災，此兵革之所為起也。凡有土之君，其可失德致災，而不知做做乎？

老子曰：為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。其事任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。亂世即不然，為行者，相揭以高；為禮者，相矜以偽。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邃於刻鏤。求貨者，爭以難得以為寶；詆文者，逐煩撓以為急；士#2為偽辯，久稽而不決，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，工為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夫神農之法曰：丈夫丁壯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不織；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以為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重無用之物。是故耕者不強，無以養生；織者不力，無以衣形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裕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天下和平，智者無所施其策，勇者無所措其威。

古今為國，其道不同者，俗變故也。古人淳樸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，是故人心易足，為治不難。後世俗變風移，上行下效，奢侈相尚，貪欲無厭，是以人心難足，為治不易。

老子曰：霸王之道，以謀慮之，以策圖之。挾義而動，非以圖存也。將以存亡也。故聞敵國之君，有暴虐其民者，即舉兵而臨其境，責以不義，刺以過行。兵至其郊，令軍帥曰：無伐樹木，無掘墳墓，無敗五穀，無焚積聚，無捕民虜，無聚六畜。乃發號施令曰：其國之君，逆天地，侮鬼神，決獄不平，殺戮無罪，天之所誅，民之所讎也。兵之來也，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。有敢逆天道、亂民之賊者，身死族滅。以家聽者祿以家，以里聽者賞以里；以鄉聽者侯以鄉#3；克其國，不及其民；廢其君，易其政，尊其秀士，顯其賢良，振其孤寡，恤其貧窮，出其圖圉，賞其有功。百姓開戶而納之，瀆米而儲之，唯患其不來也。義兵至於境，不戰而止。不義之兵，至於伏尸流血，相交以前。為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；為身求者，不能立其功。舉事以為人者，眾助之；以自為者，眾去之。眾之所助，雖弱必強；眾之所去，雖大必亡。

《文子》十二篇，三而四之。先皇後霸，帝王在焉。霸之世，時之秋歟？觀其非以圖存，將以存亡之語，則興廢繼絕之風，藹然在目，視後世不義之舉，遠矣。

老子曰：上義者，治國家，理境內，行仁義，布德施惠，立正法，塞衰道，群臣親附，百姓和輯，上下一心，群臣同力。諸侯服其威，四方懷其德。修政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。發號行令，而天下響應，此其上也。地廣民眾，主賢將良，國富兵強，約束信，號令明，兩敵相當，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，此其次也。知土地之宜，習險隘之利，明苛政之變，察行陣之事。白刃合，流矢接，輿死扶傷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滿野，義之下也。兵之勝敗，皆在於政。政勝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即兵強；民勝其政，下叛其上，即兵弱。仁#4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，謀慮足以決輕之權，此上義之道也。

兵法先舉者為主，應敵者為客。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謂兵不可輕舉也。夫不得已而用之，則義舉為上，敵奔次之，戰斯下矣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強者，必死也。所以死者，必義也。義之所以行者，威也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；威義並行，是謂之強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爭先者，賞信而罰明也。上視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；上視下如弟，下事上如兄，視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；視上如父必正天下。上視下如弟，即不難為之死；下事上如兄，即不難為之亡。故父子兄弟之寇，不可與之鬥。是故義君內修其政，以積其德；外塞於邪，以明其勢。察其勞佚，以知飢飽。戰期有日，視死如歸，恩之加也。。

治天下有道，奚以兵為哉？不得已也。強國之兵又死者，義迫之也。然則有道之主，忍以強國而置民於死地乎？上視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，是故義君修政積德，國將自強，世固有之矣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竟

#1 不：原作『于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2 士：原作『事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
#3 侯以鄉：聚珍本作『封以鄉』，其下多『以縣聽者侯以縣』。

#4 仁：原本無，據聚珍本增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

南谷子杜道堅纂

上禮篇

老子曰：上古真人呼吸陰陽，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，當此之時，莫不領理、隱密自成，純樸未散，而萬物大優。及世之衰也，至虛犧氏，昧昧懋懋

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，天地之間，其德煩而不一。及至神農黃帝竅領天下，紀綱四時，和調陰陽，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，戴視聽，故治而不能和。下至夏、殷之世，嗜欲連於物，聰明誘於外，性命失其真。施及周室，澆醇散樸，離道以為偽，險德以為行，知巧萌生，狙學以擬聖，華誕以脅眾，琢飾詩書，以賈名譽。各欲以行其智，偽以容於世，而失大宗之本。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所由來久矣。是故至人之學也，欲反性於舞，游心於虛；世俗之學，耀德撻性，內愁五藏，暴行越知，以譎名聲於世，此至人所不為也。撻性絕生也。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，通乎榮辱之理，舉世而譽之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不加沮，得至道之要也。

上禮者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，五禮之謂歟？上古真人，則玄古之君也。當時群生純樸，萬物大優，慮犧氏逮於神農黃帝，施及三王，治各不同，禮亦隨變，至五伯、戰國而大宗之。本失矣。

老子曰：古者被髮而無卷領，以王天下，其德生而不殺，與而不奪，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萬物蕃息，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，走獸可係而從。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皆為人害，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，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，因其患即造其備，各以其智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，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故曰：名可，名非常名也。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，此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，故通於樂之情者，能作音。有本主於中，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，能治人。故先王之制不宜，即廢之，末世之事善，即著之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，制物者不制於物，制法者不制於法，故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天道靡常，世變愈下。古者之君，被髮而無卷領，天下不非其服者，民物蕃息，同懷其德矣。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皆為人害，法度器械因時而變，由是兵革興焉。

老子曰：昔者聖王，仰取象於天，俛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。調陰陽之氣，和四時之節，察陵、陸、水澤肥墪高下之宜，以立事生財，除飢寒之患，辟疾疢之灾。中受人事以制禮樂，行仁義之道，以治人倫；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聽五音清濁，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；察四時孟、仲、季之叙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；列地而州之，分職而治之；立大學以教之，此治之綱紀也。得道即舉，失道即廢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、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。

天地一元之理，人身一生之理乎？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，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矣。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，壯而老即運而世也。知少化即壯，壯化

即老，老化即死，則開物之後可知矣。若夫化化而不化者，其唯聖人乎？

聖人初作樂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不顧正法，流及後世，至於亡國。其作書也，以領理百事，愚者不以忘，智者以記事；及其衰也，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。其作囿也，以奉宗廟之具，簡士卒以戒不虞；及其衰也，馳騁弋獵以奪民時，以罷民力。其尚賢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獄訟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澤施於下，萬民懷德；及其衰也，朋黨比周，各推其所與，廢公趨私，外內相舉，姦人在位，賢者隱處。

文子之書，萬世之龜鑑也。聖人建事之初意，樂則歸神，杜淫書以領理，百事囿以成宗廟之具，尚賢以平教化，正獄訟之情。及其衰也，樂則淫色，書則姦偽，囿則弋獵，賢則朋黨，姦人在位，賢者隱處，宜矣。

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益則損。故聖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終而更為，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。聖人之道曰：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，民無廉恥，不可以治，不知禮義法不能正，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，無法不可以為治，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殺不孝者，不能使人孝，能刑盜者，不能使人廉。聖王在上，明好惡以示人經，非譽以導之，親賢而進之，賤不肖而退之，刑錯而不用，禮義修而任賢德也。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，一州之高以為九卿，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，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。

天地之大，非人不立。帝主之尊，非民何戴？四方之眾，非禮義康恥不能為治。是以聖人革弊更制，必以禮義康恥為之四維。賢者在職，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。

智過萬人謂之英，千人謂之，百人者謂之傑，十人者謂之豪。明於天地之道，通於人情之理，大足以容眾，惠足以懷遠，智足以知權，人英也；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隱義，信足以得眾，明足以照下，人也；行可以為儀表，智足以決嫌疑，信可以守約，廉可以使分財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，人傑也；守職不廢，處義不比，見難不苟免，見利不苟得，人豪也。英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輕，上唱下和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，背貪鄙，嚮仁義，其於化民，若風之靡草。今使不肖臨賢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。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強，天地之性也。故聖人舉賢以立功，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，觀其所舉，治亂分矣，察其黨與，賢不肖可論也。

古者選士之法，道德為上，仁義禮樂次之，書數法度又次之。英豪傑乃以智取之，豈戰國之法歟？夫天下之理，小不足以制大，弱不足以制強。從衡牌闔之論行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矣。

老子曰：為禮者雕琢人性，矯拂其情，目雖欲之，禁其度。心雖樂之，節以禮。趨翔周旋，屈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澂而不飲，外束其形，內愁其意

，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為哀人。何則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防其所樂，是猶圜獸不塞其垣，而禁其野心，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，故曰：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夫禮者，遏情閑欲，以義自防，雖情心咽噎，形性飢渴，以不得已自強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禮者，非能使人勿欲也，而能止之；樂者，非能使人勿樂也，而能防之。

禮者，檢身之式，防邪之具，天下之通道也。如顏子之視聽言動，以禮存心，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。夫禮之用，以和為貴。君子之心滿腔，是禮誠於中，形於外，而自然之和，盡乎天地。人情以之洽，陰陽以之和，萬物以之育。

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，豈若使無有盜心哉？故知其無所用，雖貪者皆辭之，不知其無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之。夫人之所以亡社稷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者，未嘗非欲也。知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則萬物變為塵垢矣。故揚湯止沸，沸乃益甚，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

盜竊之難治也，久矣。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。是盜在上而不在下。若堯之茅茨不剪，樸桷不斲，雖賞之不竊也。傾宮瑤臺瓊室玉門，桀紂之過，身死人手，悲夫。

老子曰：循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。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，純樸散而禮樂飾，是非形而百姓眩，珠玉貴而天下爭。夫禮者，所以別尊卑貴賤也；義者，所以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人道之際也。末世之禮，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，君#3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也。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，土積即生自肉之狩，禮樂飾即生詐偽。

事物之用，未有久而不弊者也。雖道之可循，德之可得，苟非其時，亦不能行。君臣尚義，猶不免於相非；父子主恩，或不免於生怨。是豈人心之固有哉？

末世之為治，不積於養生之具，澆天下之淳，散天下之樸，滑亂萬民，以清為濁，性命飛揚，皆亂以營，貞信爛慢，人失其性，法與義相背、行與利相反，貧富之相傾，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。夫有餘則讓，不足則爭。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，故多欲則事不省，求贍則爭不止。故世治則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誘也；世亂則君子為姦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人以食為命，一日不食則飢，三日不食則病，七日不食則死。古者，國有十年之儲，故能當九年之水、七年之旱、而民不死也。末世之為治，不積養生之具，蓋由人主多欲，不能省事，上不足贍，則必取於下，下不足養，則必爭於時。食其重矣哉。

老子曰：衰世之主，鑿山石、挈金玉、摘礪蜃、銷銅鐵，而萬物不滋。剝胞焚郊，覆巢毀邦，鳳凰不翔，麒麟不游。構木為臺，焚林而畋，竭澤而漁

，積壤而丘處，掘地而井飲，濬川而為池，築城而為固，拘獸以為畜，則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叙，雷霆毀折，雹霜為害，萬物焦夭，處於太半，草木夏枯，三川絕而不流。分山川溪谷，使有壤界，計人眾寡，使有分數，設機械、陰阻以為備，制服色，等異貴賤，差殊賢不肖，行賞罰，則兵革起而忿爭生，虐殺不辜，誅罰無罪，於是興矣。

盈而不知止者，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。夫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叙，雷霆毀折，雹霜為害，萬物焦夭，川絕不流，是皆虧盈、變盈、害盈之所政。不能省愆，則又有人道惡盈之禍起。是可畏也。

老子曰：世之將喪性命，猶陰氣之所起也，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廢而不行，德滅而不揚，舉事戾於天，發號令逆四時，春秋縮於和，天地除其德，人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遁而不言，群臣準^{#4}上意而壞常，疏骨肉而自容，褒人諂而陰謀遽，戴驕主而像其亂，人以成其事，是故君^{#5}臣乖而不親，骨肉疏而不附，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，金積折廉，璧襲無贏，殼龜無腹，蓍筮日施，天下不合而為一家。諸侯制法、各異，習俗悖，拔其根而棄其本，鑿五刑為刻削，爭於錐刀之末，斬刈百姓盡其大半，舉兵為難，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，大衝車，高重壘，除戰隊，使陣死路，犯嚴敵百往^{#6}一反，名聲苟盛，兼國有地，伏尸數十萬，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。自此之後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，樂其習俗也。

陽生陰殺，二氣更遷。國運興衰，固若有數。然則六運交終，一陰肇始，洚水示儆，九年為灾，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，□類絕矣。是故興衰有數，治亂由人。

賢聖勃然而起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進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輔佐，黜讒佞之端，息末辯之說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消智能，循大常，隳肢體，黜聰明，大通混淇，萬物各復歸其根。夫聖人非能生時，時至而不失也，是以不得中絕。

古人立教，三公論道，變理陰陽，存其亡，治其亂。有聖賢者起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七義，黜邪佞之臣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混天下為一家，子孫相代而治。

老子曰：鄴水之深，十仞而不受塵垢，金石在中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清也。魚鱉蛟龍莫之歸也。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蔭庇也。故為政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刻下為忠，以計多為功，如此者，譬猶廣草也，大敗^{#7}大裂之道也。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水太清者，魚鱉不入，懼網罟之害也。山不毛者，麋鹿下游，失蔭庇之安也。石上不生五穀，無著根之地也。末世之政，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尅下

為忠，以計多為功者，明主不取焉。

老子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先為不可勝之政，而後求勝於敵，以未治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也。同莫足以相治。故以異為奇，奇靜為躁，奇治為亂，奇飽為饑，奇逸為勞，奇正之相應若水、火、金、木、之相伐也，何往而不勝。故德均即眾者勝寡，力敵則智者制愚，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。

文子之書，前以皇起，後以霸終，其皇帝王霸之書也。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此古今之通論。霸者則不然，用兵以奇，治國亦以奇，則是政復為奇，善復為妖矣。於戲，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，尚何足以多筭云哉。

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竟

- #1 連：聚珍本作『達』。
- #2 職：聚珍本作『國』。
- #3 君：原作『尹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4 準：聚珍本作『拒』。
- #5 君：原作『群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6 往：原作『姓』，據聚珍本改。
- #7 敗：原本作『即』，據聚珍本改。